

# 龙潭虎穴

· 飞狐外传之四 ·



金庸志俠連環畫

(《飞狐外传》之四)

# 龙潭虎穴

原著：金庸  
改编：江边  
绘画：冰麟 曾成华  
          颜华 文广业  
          李滨 吴家声  
扫描制作：玉娇龙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

【内容提要】岭南恶霸凤天南残害百姓之后，由于惧怕胡斐，举家北上。胡斐决计为民除害，跟踪追击。一路上，义堂镇有人献给他庄院，所过之处，早有人给他张罗好酒饭款待。胡斐为解其中之谜，化装改扮，又遇到一群奇怪的大盗要劫持马春花、徐铮夫妇。胡斐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杀退群盗后和徐铮夫妇告别。到了北京，胡斐方知那伙大盗原来是福康安的侍卫，并在胡斐离去后杀死了徐铮，将马春花母子劫到福府。一日，马春花念胡斐路上相救之恩，约胡斐进宫相见，不巧被福康安撞见。福康安顿起歹念，阴谋加害胡斐，胡斐奋起反抗。其时，马春花已中毒昏迷。胡斐见义勇为，两次夜闯杀机四伏的福帅府，将马春花母子从龙潭虎穴中救出……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出了佛山鎮，胡斐縱騎向北，一路上留心風天南的蹤跡，却是半點影子也沒有。

飛狐外傳之四龍潭虎穴

〇〇一





一日夜里，天下着暴雨，胡斐正在一座破庙里酣睡，蓦地被一伙人惊醒。胡斐坐起一看，见两支火把背后，正站着凤家父子等人。

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

胡斐一下跃起，叫声“风贼，往哪逃！”纵身跃到凤天南跟前。众人见胡斐从天而降，无不大惊。

浙江少兒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〇三

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风天南自知不是胡斐对手，说声“一人作事一人当”，当下旋转棍端，便往自己头顶砸去。突然间，眼见一条软鞭飞出，卷住了金棍，往外一拉，金棍落地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〇四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胡斐一看，只見來人紫衫青巾，婷婷玉立，竟是一位姑娘。胡斐想起那日佛山鎮中的身影，斷定便是她，當下也不答話，便和她廝殺起來。

飛狐外傳之四龍潭虎穴

〇〇五





两人正杀得难解难分，突地火把没了。胡斐见凤家父子逃了，便想杀出门去，哪知又被紫衣女郎截住。两人摸黑打斗，在庙里周旋到黎明方才罢手。



# 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胡斐继续一路北上。一日，听说福大帅要在中秋节请天下武林掌门人比武，凤天南是五虎门掌门人，可能会在比武会上露面，于是不辞辛苦，骑着马，赶往北京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〇七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在途中，胡斐遇到了“毒手药王”的徒弟程灵素，两人意气相投，撮土为香，结拜为兄妹。



金瓶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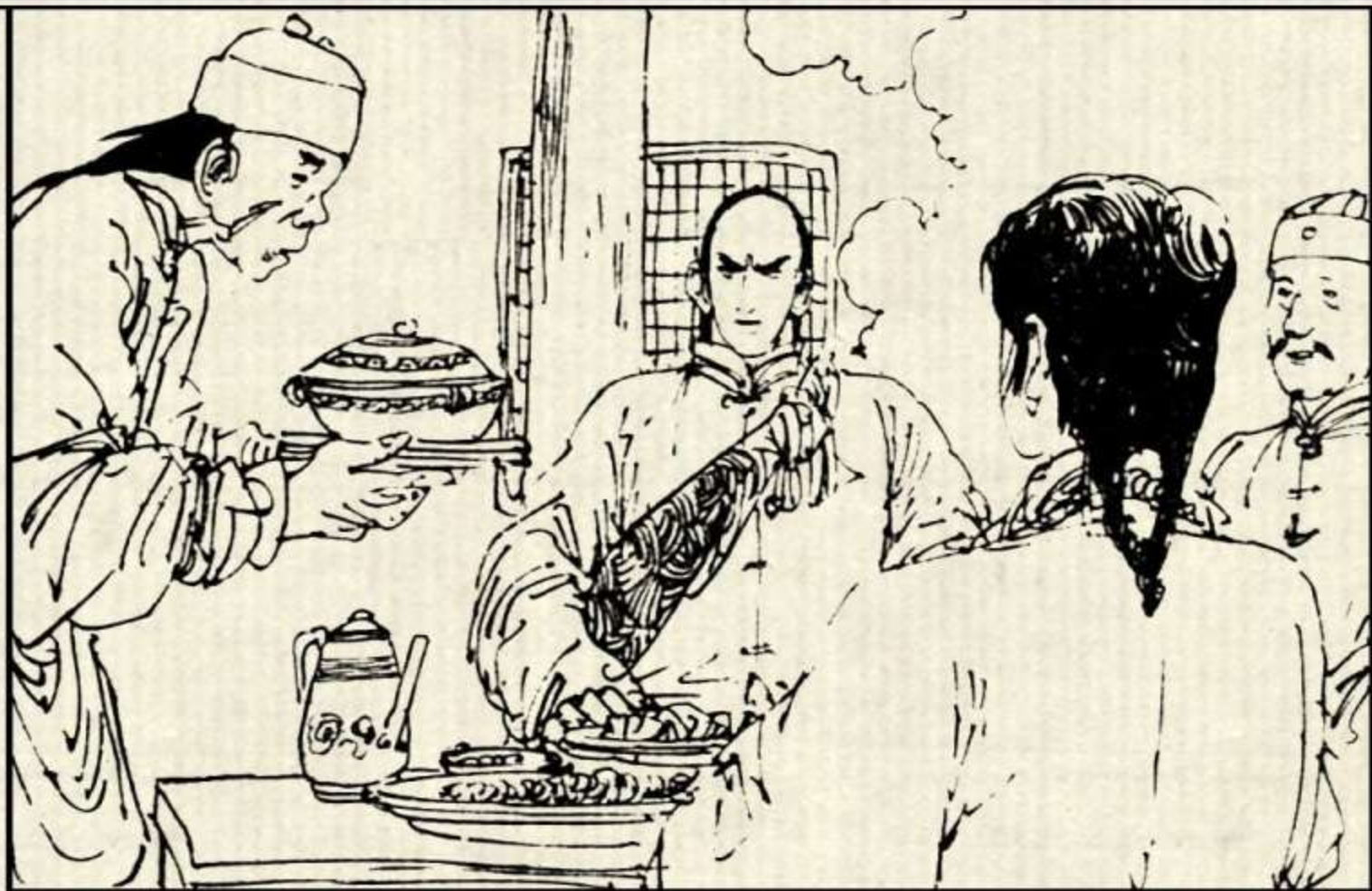


两人结伴而行。一日午间，路过义堂镇，正要找店吃饭，只见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人走上前来，抱拳说道：“这位可是胡爷么？小人奉主人之命，在此恭候多时。”说着把两人恭恭敬敬地引到了一座酒楼中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〇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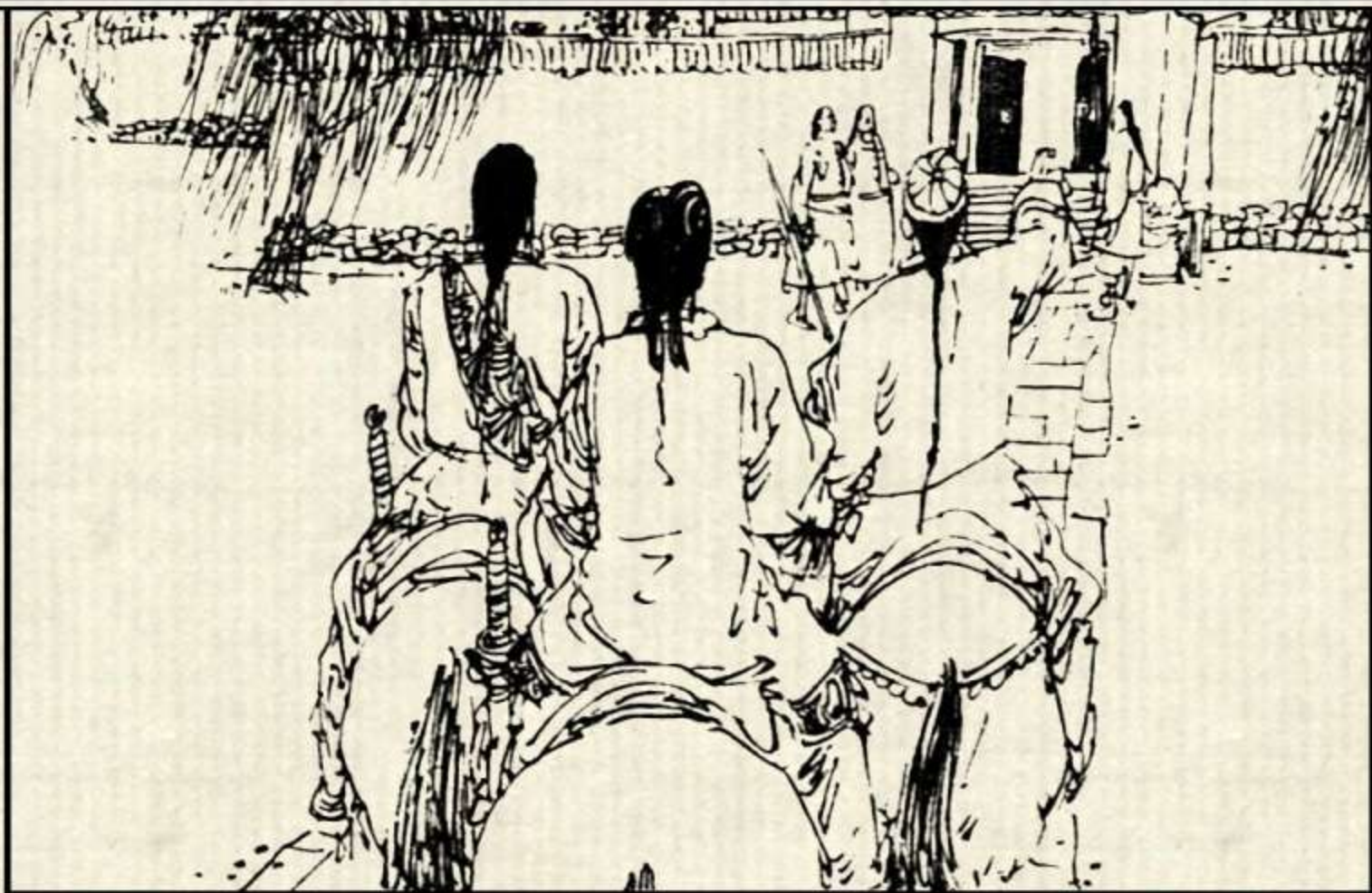


胡斐被弄得莫名其妙。他从未见过此人，那人怎么会认得他呢？正猜疑问，店伴已端酒送菜，摆上一桌十分丰盛精致的酒席。



# 金瓶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吃罢酒饭，那商人道：“请两位到那边休息。”下了酒楼，三人上了马，那商人在前引路，驰出市镇，来到一座大庄院前。只见垂扬绕宅、白墙乌门，气派甚是不小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一一





庄院门前站着六七名家丁，见胡斐到来，一齐垂手肃立。那商人请胡斐和程灵素到大厅用茶。胡斐虽满腹疑惑，但也不便相问，只好准备随机应变。



金瓶走俠連環畫

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用罢点心，厅上又丰陈酒馔。那商人向胡斐敬了三杯酒，转身入内室，捧出一只托盘，一腿屈着呈到胡斐面前，说道：“小人奉主人之命，将这份薄礼呈交胡大爷。”





胡斐问道：“贵主人是谁？何以赠礼小可？”那商人道：“敝上吩咐，不得提他名字。”胡斐打开包袱，见里面是本金色簿子，翻开第一页，上写：“上等水田四百一十五亩七分……”





胡斐大奇，问道：“你贵姓？”那商人道：“小人姓张。这里的田地房产，暂由小人替胡大爷经管，胡大爷只须吩咐便是。”说着，又呈上许多文据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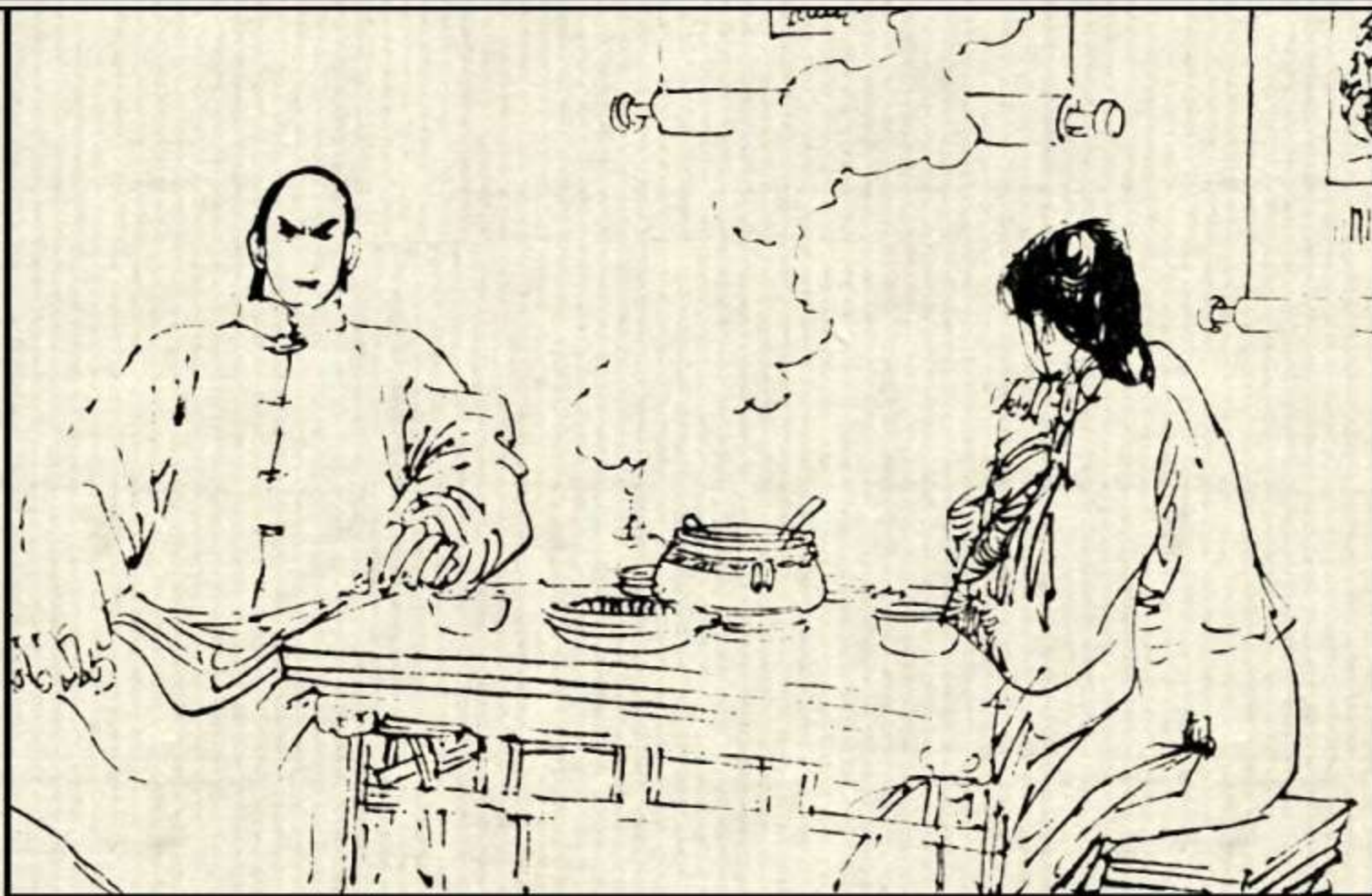
胡斐自幼闯荡江湖，奇诡怪异之事见闻不少，但今日这种事却从没听说过。酒饭已罢，胡斐将锦簿和文据等一并交给那商人，说声：“你且收着。”便和程灵素到书房休息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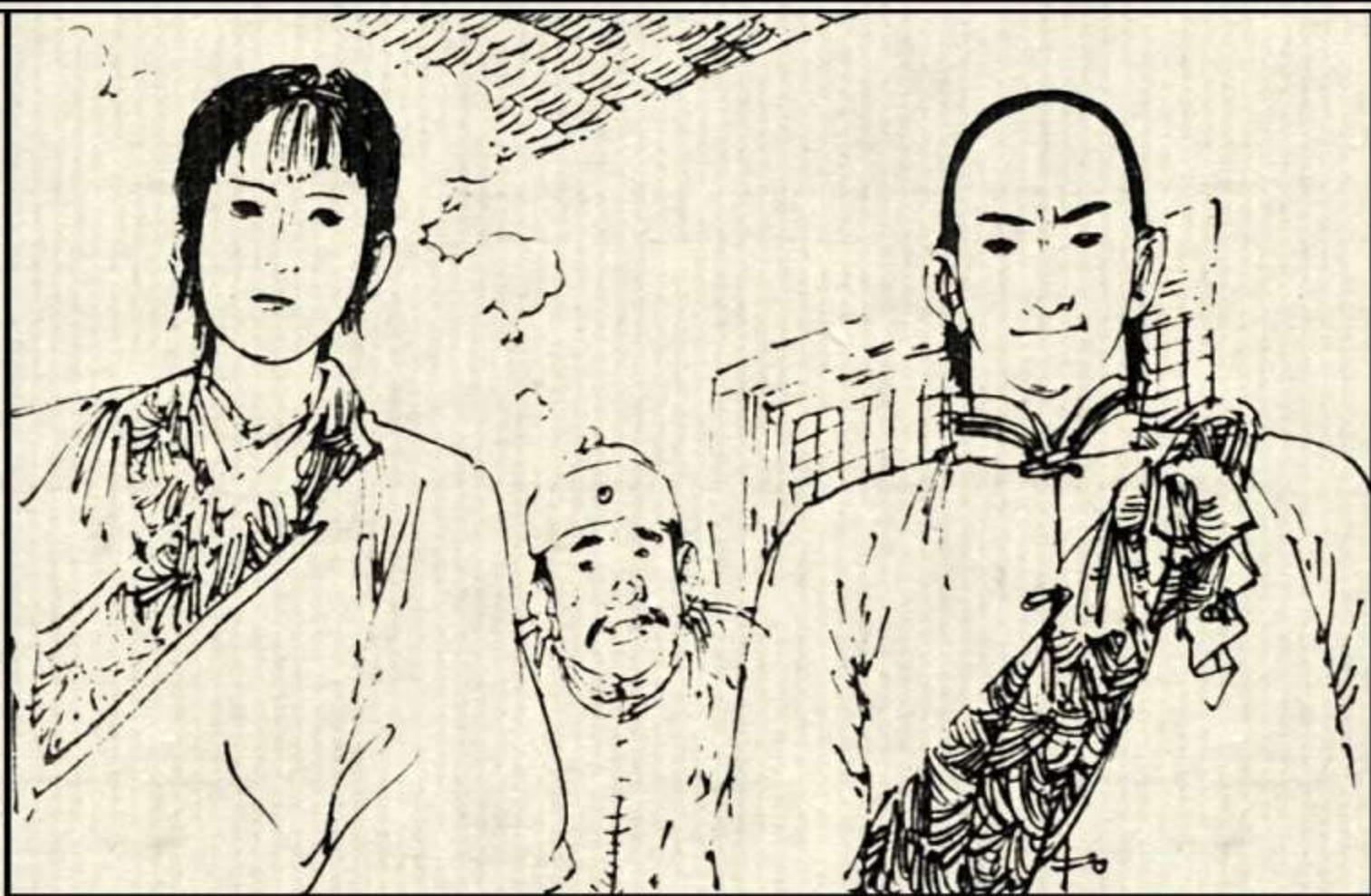
来到书房，只见四壁图书，架陈瑶琴，十分雅致。程灵素笑道：“胡员外，想不到你在这儿做起老爷来啦。”胡斐不知是谁所为，也不禁哑然失笑。





胡斐前思后想，竟一夜未能入眠。次晨起身，早有僮仆送上参汤燕窝，面饺点心。胡斐觉着这样住着倒也快乐逍遥。蓦地，他想起钟阿四一家的仇还未报，冤还未伸，便向程灵素道：“咱们这就动身了吧！”





两人回进卧室，换了旧时衣服。胡斐对那商人说声：“我们走了！”拔腿便走。那商人大吃一惊，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胡大爷，小人去备点路费，您请稍等。”待他端了一大盘金银出来，胡斐和程灵素早已远去。





一连几口，都是如此。到第四日动身后，两人在市上买了两套衣衫鞋帽和一根旱烟管。



# 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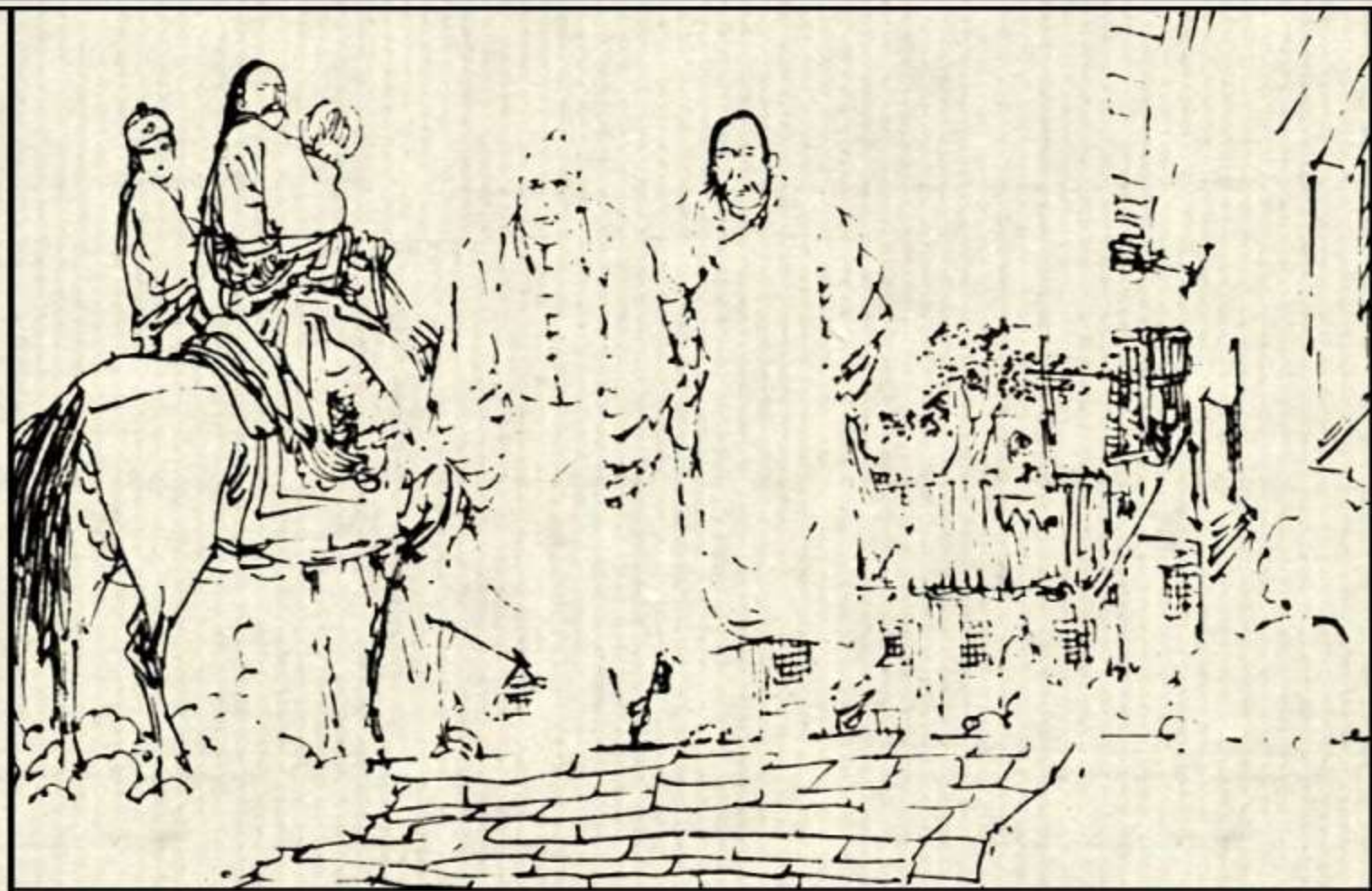
两人行到郊外，在一处无人荒林中乔装打扮，程灵索用头发剪成假须，粘在胡斐唇上，将他扮成个四十来岁的汉子，腰里插了根旱烟管，程灵素自己却穿上长衫，头戴小帽，变成个瘦瘦小小的少年男子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二一



金瓶走俠連環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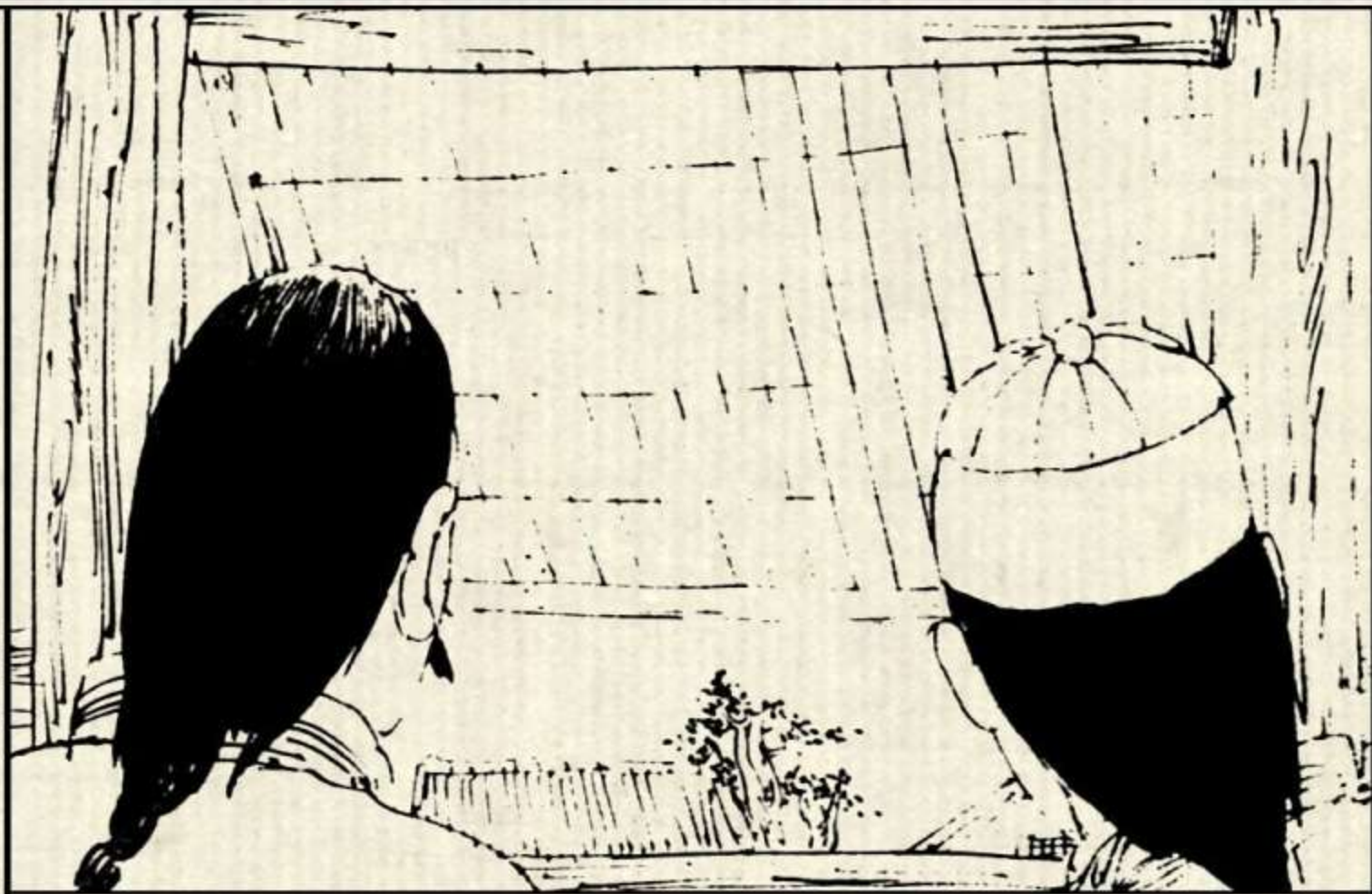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这日傍晚到了广水，只见大道旁站着两名店伴，伸长了脖子东张西望。胡斐知他们正在等候自己，不禁暗笑。

浙江少兒

〇二二





两人径去投店。掌柜的见两人模样寒酸，招呼便懒洋洋地，给了他们两间偏院，那两名店伴等到天黑，这才没精打彩地回店。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这时，忽听大道上马蹄声响。正在和胡斐有搭没搭瞎扯的店伴喜道：“胡大爷来啦！”飞奔出去迎接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二四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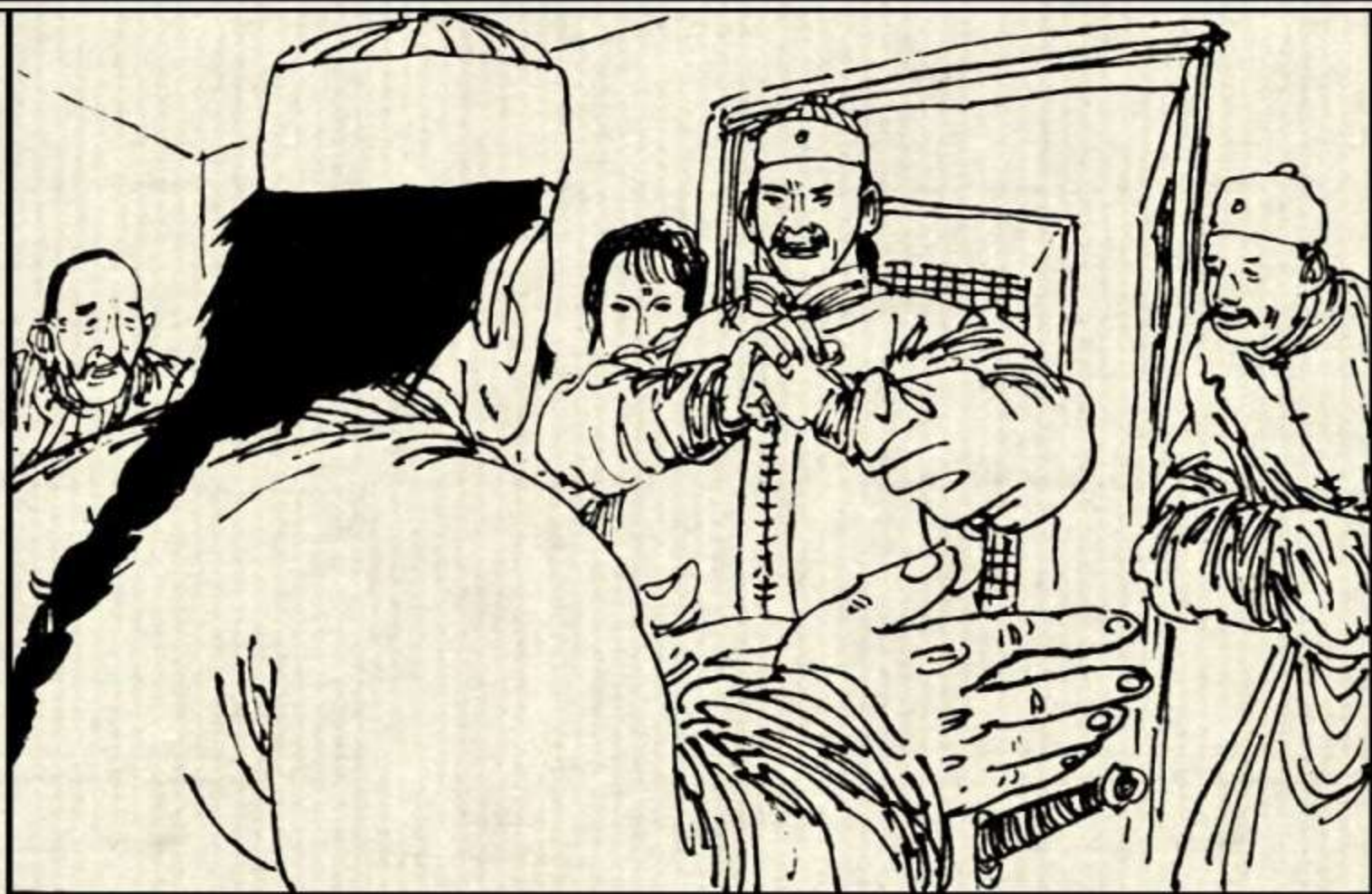
胡斐心想：“胡大爷早到啦！”当下，走到大道上去瞧热闹。那店伴道：“不是胡大爷，是镖局子的达官爷。”跟着走进一男一女，男的气宇轩昂，手擎一面飞马镖旗，女的双手各携一个男孩。





胡斐一愣：这不是百胜神拳马行空的徒弟徐铮和女儿马春花么？当年在商家堡，胡斐被商老太所擒，被商宝震用鞭子抽打，马春花曾出力求情。今天他乡邂逅，胡斐激动异常，若不是怕被人认出，早上去道故叙旧了。





原来马行空死后，徐铮和马春花不久成婚，两人接掌了飞马镖局。由于徐铮的武功和声名均不及师父，这几年连碰钉子，这次只押得九千两银子上保定府去。掌柜见只有一辆镖车，料想没多大油水，但也不敢怠慢。





胡斐走到程灵素房中，将在商家堡中如何相遇的事简略说了，程灵素问：“你认不认他们？”胡斐道：“待明儿上了道，到荒僻无人之处再相认。”程灵素道：“瞧他们甚是寒伧，相认时，送几锭金子吧！”胡斐点头称是。



金瓶志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两人用过晚饭，胡斐回房就寝，睡到中夜，忽听得屋上喀的一声轻响。胡斐一惊，翻身坐起，听得两人落房，忙用手指戳破窗纸，往外张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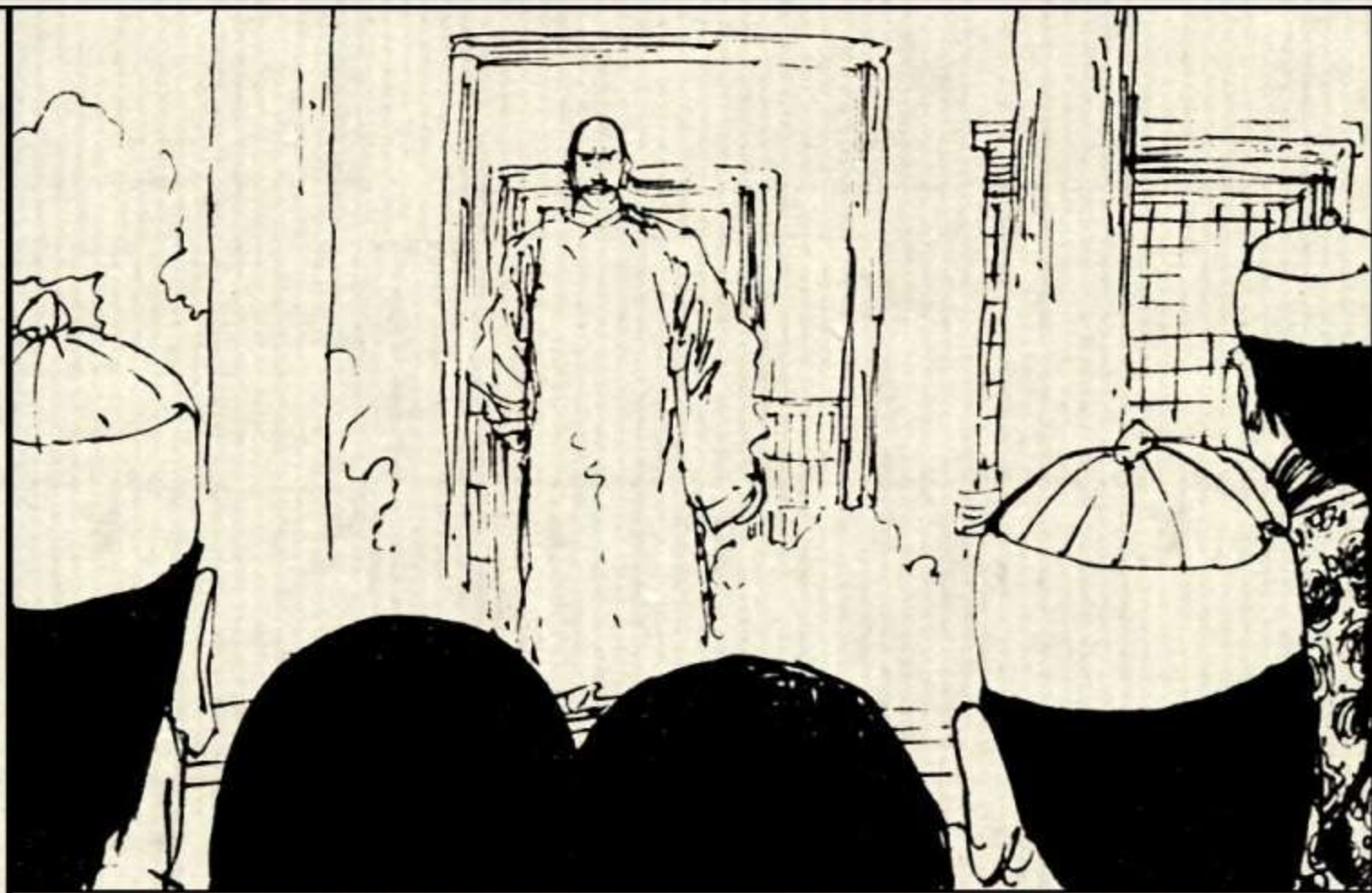
〇二九





那两人身穿长衫，手中正执兵刃，进了朝南的一间上房。店小二听见响动，走到上房门口，大声喝道：“是谁啊？怎地半夜三更地乱窜？”一脚刚踏进，便“啊哟”一声大叫，接着砰的一声，被人摔了出来。





这么一吵闹，满店的人全醒了。两个长衫客中一人站在上房门口，大声说道：“我们奉鸡公山王大寨主之命，今晚找的是飞马镖局的徐镖头。闲杂人等，事不干己，快快回房安睡。”





徐铮和马春花早就醒了，听他们如此叫阵，不由得又惊又怒，心想，不论多厉害的大盗，也决不能欺到客店中来，说声：“姓徐的便在这里！”右手一扬，两支钢镖急射而出。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两个长衫客中，后面那人回手一抄，一手接住两支钢镖，跟着掷出，当的一声响，火星四溅，一齐钉入徐铮身旁的青石板里。接着两人哈哈一笑，扬长而去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三三





胡斐和程靈素隔着窗子，一切瞧得清清楚楚。心思這一路而來，不解之事甚多，原以為喬裝改扮之後，便可探出蹊蹺，誰知第一天便又遇到了這樁奇事。





次日清晨，飞马镖局的镖车一启行，胡斐和程灵素便不即不离地跟随在后。徐铮见他俩紧追不舍，以为便是贼党，不时怒目而视，胡、程二人却装作不见。





行到傍晚时分，只听得马蹄声响，两骑马从前方飞驰而来。马上乘客身穿灰布长袍，从镖车旁一掠而过，接着纵声长笑，听声音，正是昨晚的两个暴客。行不出几里，又有两乘马迎面奔来，跟着又有四乘马相继纵蹄而来。





徐铮见了这等势派，早已把心横了，道：“师妹，师父曾说，绿林中劫那一等大镖，才派六个好手探盘子，今日居然连派八位高人，后面又有两位阴魂不散地跟着，怕今日保的，不是九千两，而是九千万两！”





马春花也猜不透敌人何以如此，便对徐铮道：“情势不对，咱们还是带了孩子逃命要紧。”徐铮昂然道：“师父一世英名，便这么送在咱们手中吗？”马春花凄然道：“瞧在孩子份上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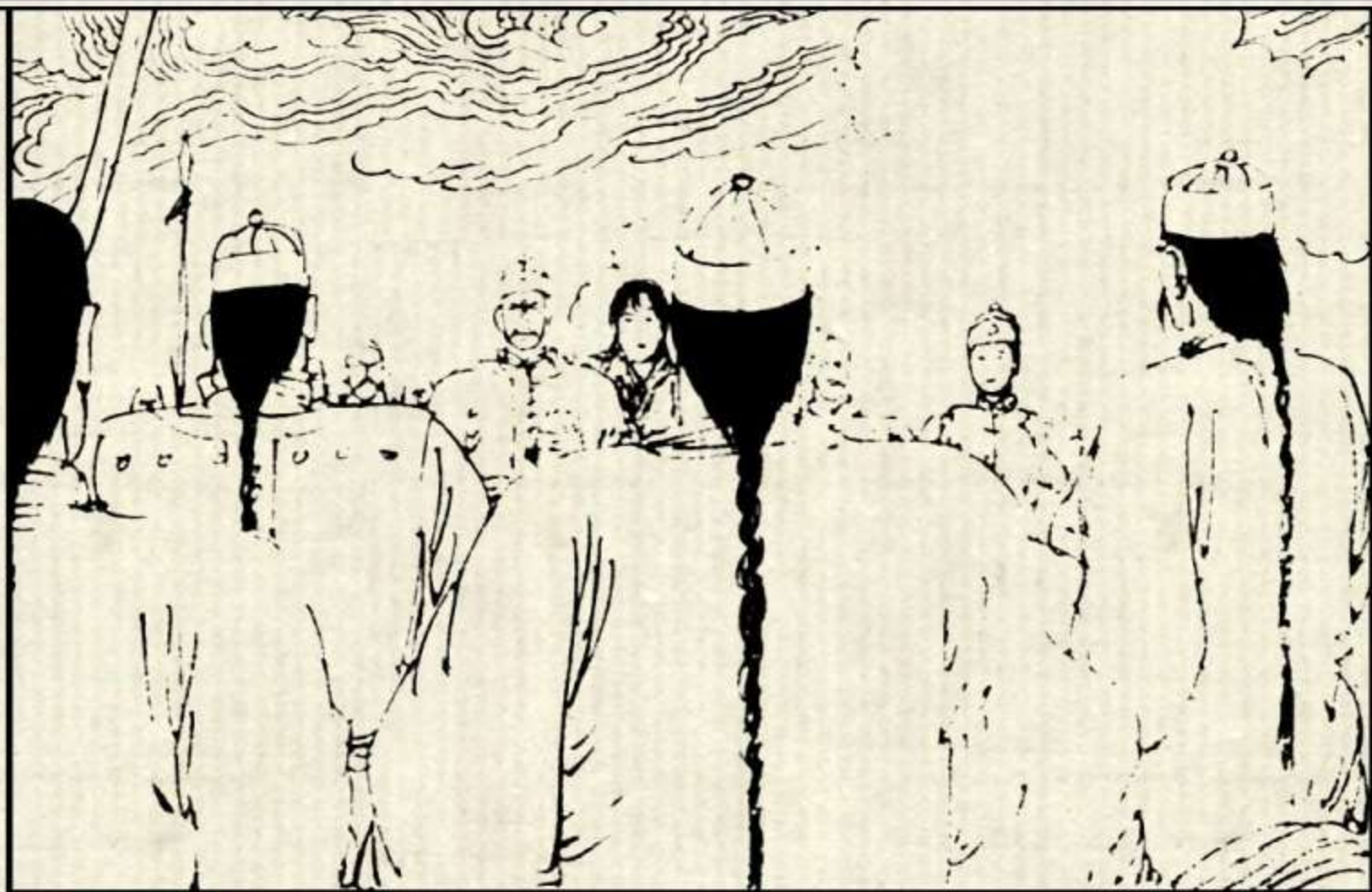


说到这里，忽听得身后蹄声奔腾，回头一望，尘土飞扬，那八乘马一起自后追了上来。跟着一支响箭从头上飞过，迎面又有八乘马奔来。



金蕭志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奔到镖车跟前，前后各八乘马一齐持缰不动，将镖车和胡、程二人夹在中间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四〇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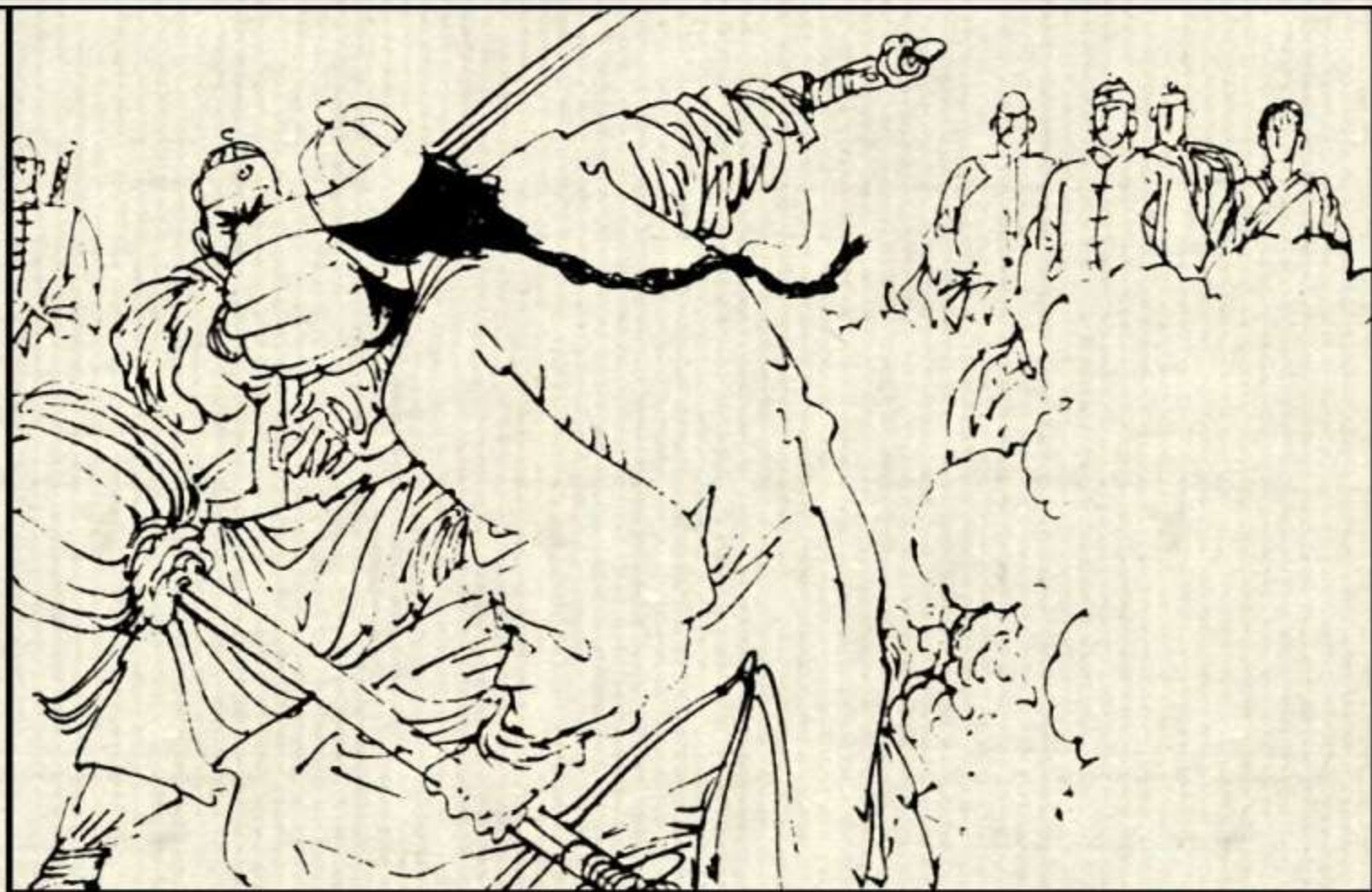


徐铮翻身下马，亮出单刀，抱拳道：“在下徐……”只说了三个字，前面八乘马中的一个老者突然飞跃下马，手持雷震档，便向徐铮脸上砸去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四一





徐铮举刀相迎。但见那老者将兵器使得有雷震之威。徐铮单刀上功夫虽也不弱，但被雷震档裹住了，渐渐施展不开。





那老者左足横扫，徐铮急跃避过。那单刀从半空落将下来，盗群中一人举起长剑，往上撩了几下，只听得当当当三声，那把未落地的单刀已被斩成四截。





徐铮红了双眼，双臂挥舞，招招都是拼命的拳式。但那雷震档长逾四尺，徐铮如何近得身去？数招过后，只听得嗤的一声，徐铮的裤脚被划破，大腿上鲜血长流。





接着，那老者又将徐铮踢翻在地，一脚踏住，冷笑道：“我不要你的性命，只是要罚你不生眼睛。”徐铮愤怒已极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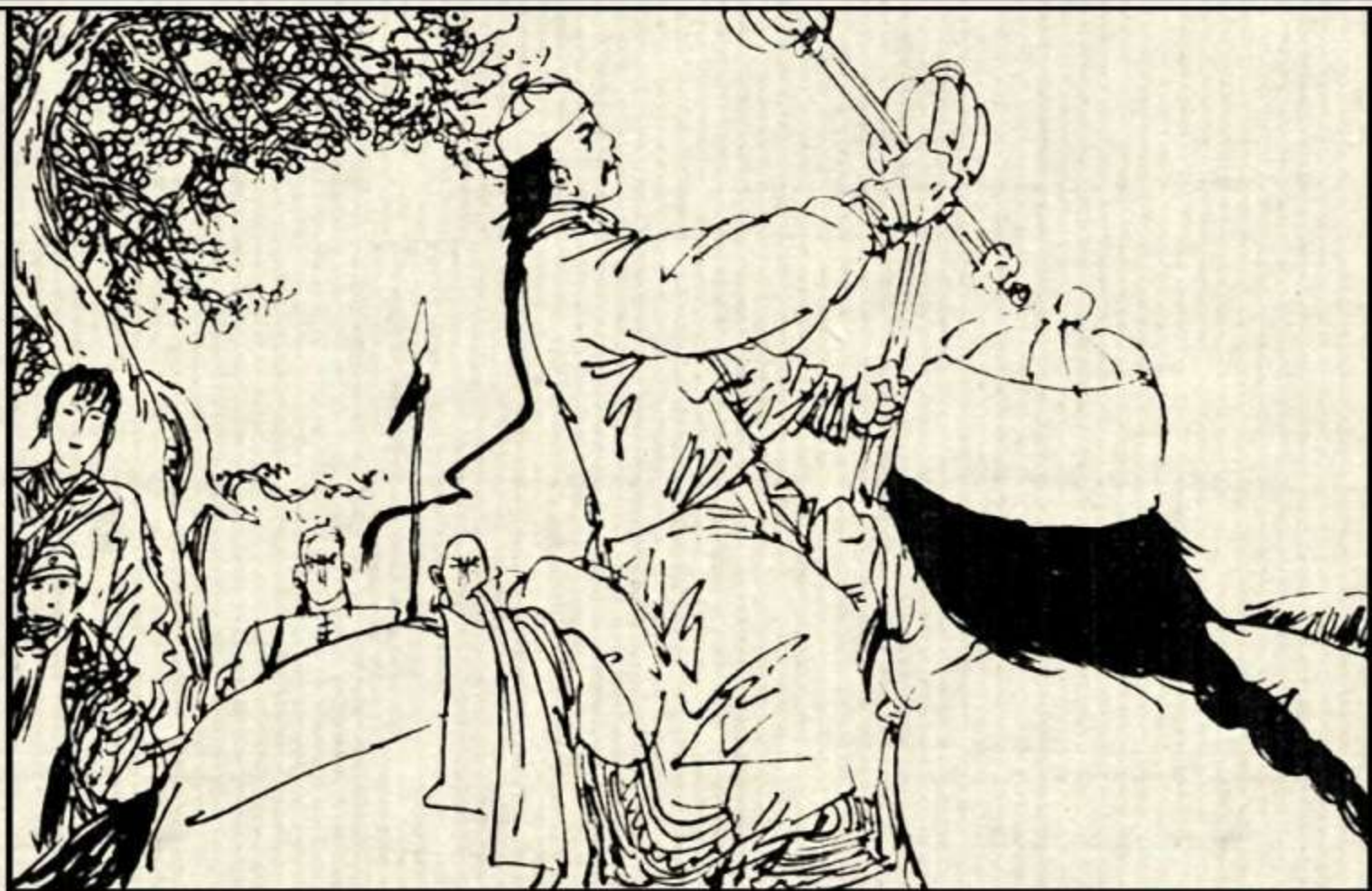
马春花叫道：“众位朋友，手下留情。”那老者道：“马姑娘，你是好人，不用多管闲事。”马春花道：“什么多管闲事，他是我丈夫啊！”那老者道：“我们就是瞧着他太不配，才千里迢迢地赶来打这个抱不平的。”





胡斐和程灵素越听越是奇怪。就在这时，那老者举起雷震档，对着徐铮右眼砸了下去。马春花惊得大叫一声，两个小孩哭着齐叫：“爸爸！”





突然间，一个灰影一晃，那老者手腕一麻，手中的兵刃竟已不知去向，惊恐中抬起头来，只见那灰影已跃上马背，自己的独门兵刃雷震档却已在他手中挥舞。





这个灰影人正是胡斐！群盗见他倏来倏去，一瞬之间上马下马，夺了兵刃，相顾骇然。过了半晌，才想起举刀挺杖，吆喝着奔向胡斐。





胡斐道：“你们一十六人，乱糟糟地打我一人，算什么英雄？”说着手一晃，将雷震档送还到老者手中，老者大惊不已。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那位使长剑的长眉一挑，跳下马来，道：“让姓聂的独自来教训教训这小子。”  
胡斐道：“你要教训我，那也成。不过咱有话在先，要是我输了，要宰要杀，任凭处理，不过要是小兄弟有个闪失，那便如何？”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五一





那姓聂的道：“若我输了，也任凭你处置。”胡斐道：“不敢。老小子只是请各位宽洪大量，别再来管这对小夫妻的家务，不要打这个抱不平。”那姓聂的好不耐烦，长剑一摆，喝道：“便是这样！”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胡斐说声：“看招！”举起旱烟管，往自己衣领中一插，便跌下马来。群盗见他下马的身法如此笨拙，都捧腹大笑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五三





那姓聂的喝道：“你用什么兵器，亮出来吧！”胡斐手臂向那老者一伸，那老者举档欲架，不知怎的，手中忽空，那雷震档竟又到了胡斐手中。



金瓶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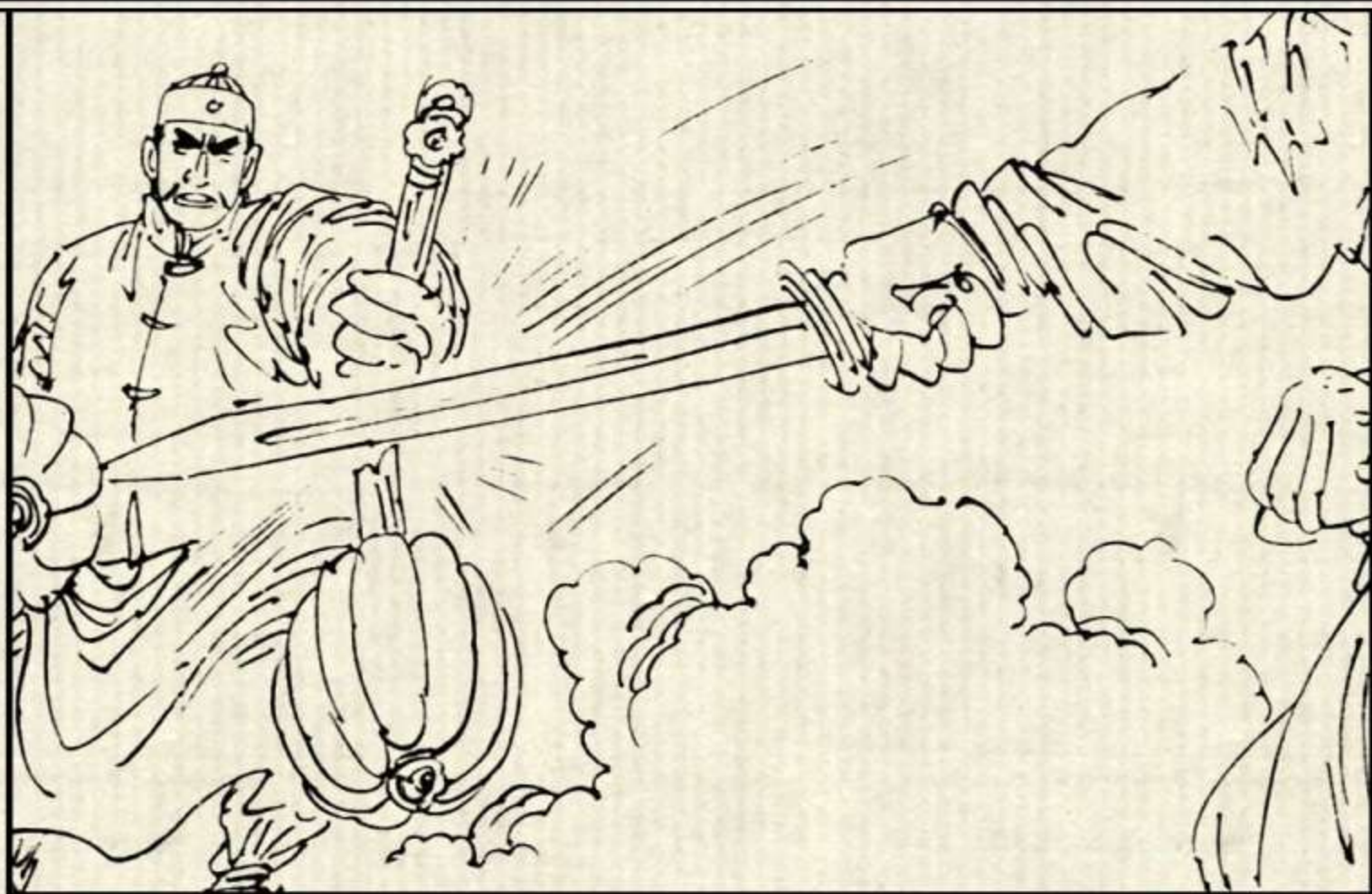
那姓聂的壮汉见胡斐有了兵器，提剑便刺。胡斐所用的兵刃全不顺手，回了一档，斜身闪开，只见敌人长剑施展开来，寒光闪闪，剑法非凡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五五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飛狐外傳之四龍潭虎穴

胡斐一面招架，一面想：看來这十六人都是硬手，若是一拥而上，便是糟了。只有全力打败这人，方是上策。略一分心，只听当的一声，雷震档的一端已被利剑削去。

〇五六





群盜忽见那姓聂的得利，齐声欢呼，姓聂的精神一震，步步进逼。敌人长剑圈转，胡斐回档斜砸，当的一声，另一端也被削去了。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胡斐叫道：“好啊，你毀了你朋友成名的兵刃！”姓聂的听了一怔，胡斐乘隙攻上，猛地里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胡斐身前晶光閃耀，那口宝剑已到了他的手里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五八



金瓶志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胡斐从道旁抓起一块二十来斤的大石，嬉笑着要往剑上砸去。那姓聂的爱剑如命，吓得脸色苍白，叫道：“在下认输便是，尊驾若是喜欢，只管拿去，只是别伤了宝物。”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五九

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胡斐见他宁可剑入敌手也不愿剑毁，便也不再嬉笑，双手捧剑，送到他身前，说道：“小弟无礼，多有得罪。”姓聂的喜出望外，惶恐中接剑并连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”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六〇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胡斐怕夜长梦多，当下翻身上马，向群盗拱手道：“承蒙高抬贵手，兄弟这里谢过。”说得十分诚恳。又向徐铮和马春花说道：“走吧！”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六一





徐铮夫妇惊魂未定，赶着镖车，纵马便走。胡斐和程灵素在后押队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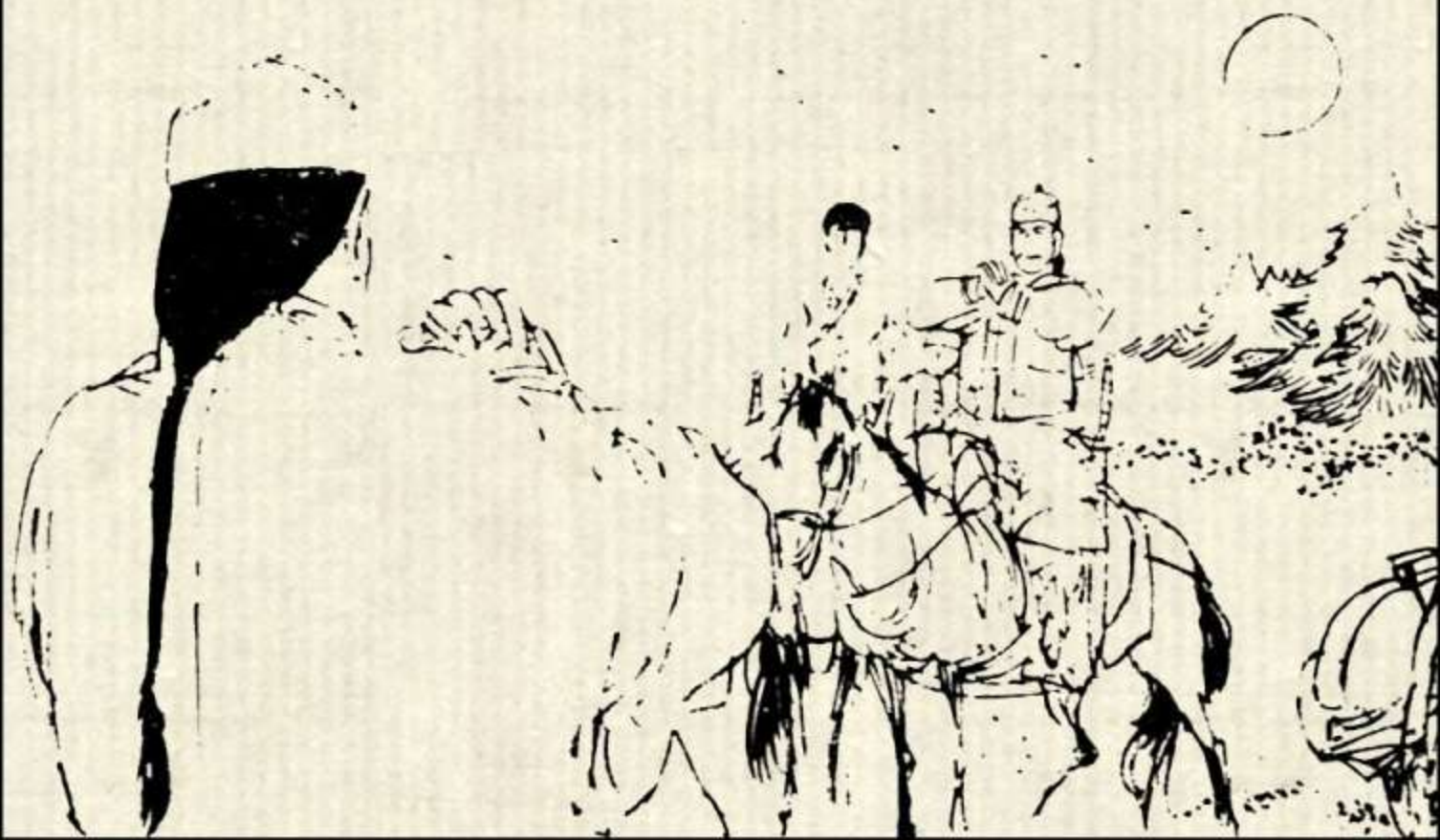
四人一口气驰出十余里，始终不见有盗伙追来。徐铮勒住马头，说道：“尊驾出手相救，在下甚是感激。不知高姓大名。”胡斐抹下两撇胡子，笑道：“小可姓胡名斐，几年前在商家堡便受过马姑娘的恩。”





马春花和徐铮见当年所遇的小孩出落得这般倜傥，不由大为惊讶，可是，一想起自己在商家堡的经历，不由得脸都红了。





胡斐见徐铮夫妇神情尴尬，不知为的什么。当下不顾徐铮夫妇的再三推托，送上几锭金银，道声“保重”，自和程灵素走了。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两人一路北行，终于到了北京。胡斐和程灵素从正阳门入城，在南城一家客店中要了两间客房，用过午点，相偕到街上闲逛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六六





当时正是乾隆中叶，四海升平。只见街上熙熙攘攘，瞧不尽的满眼繁华，两人正在街上随意乱走，忽见一武官拦路道：“你可是胡大哥么？”





胡斐一惊：这人怎能叫出我的名字？只听那人道：“胡大哥，那日在广水道上，你乔装打扮，后来听马姑娘告诉，才知你是个少年英雄，今日见你这举止……”胡斐忽地想起，此人正是拦截徐铮夫妇的十六个暴客之一。





那人见胡斐生疑，当即走上一步，低声说：“那马姑娘啊，现在做了大帅夫人了，常常在叨念着你哩。福大帅见了你这等人才，必定欢喜重用，那时兄弟还得仰仗你照顾呢……”



# 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原来，福大帅人到中年，膝下无子。一日，他忽然想起在商家堡的艳遇，便差一批侍卫去打听马春花的下落。侍卫们费尽周折找到马春花，又见她的两个儿子与福大帅十分相象，断定是他的亲生骨肉，便在广水道上拦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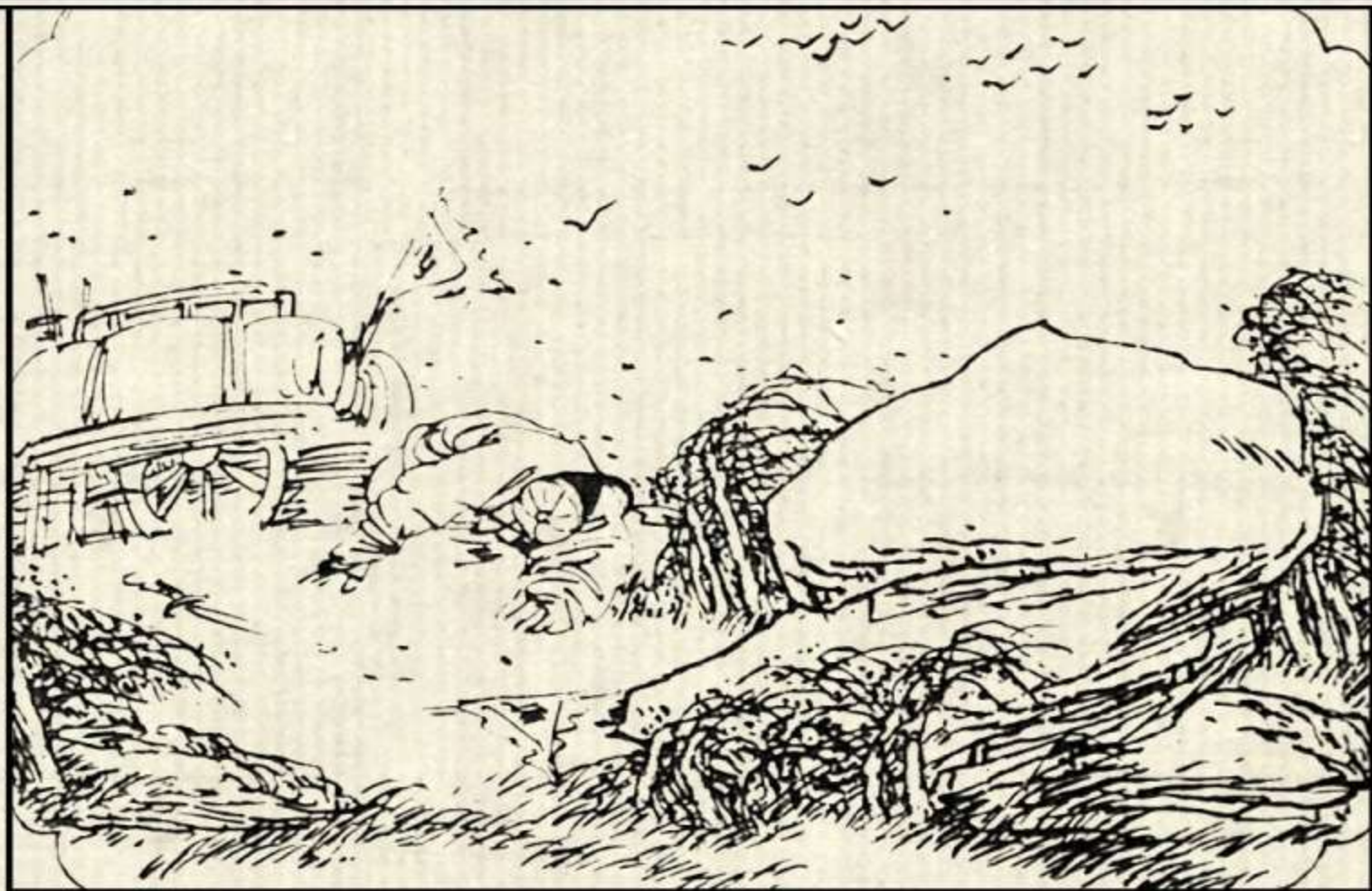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七〇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谁知半路上杀出了胡斐。经过一阵厮杀，侍卫们让过了胡斐。待胡斐和程灵素远去，重又赶上，杀死了徐铮，将马春花母子三人接进福帅府中……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七一





胡斐听到这里，心中极不是味儿。他一会儿埋怨自己救人没有救到底，一会儿又想马春花在婚前和福安康有私情，现在和福康安相聚，也没什么不对。但一想到徐铮被害，心里总不免难过。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这位侍卫叫汪铁鹞。三人一路说着话，不觉来到一座大酒楼前，酒保一见，忙含笑上来招呼。引着三人在雅座中安了座儿，立时斟酒送菜，十分殷勤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七三



金瓶梅  
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胡斐瞧酒楼中的客人，十之六七都是武官服色，烹调的酒菜，果然精美可口，不由连声称好。两人对饮了十几杯，忽听得隔房涌进一批人来，过不多时，便吆喝着大赌起来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七四





这时，汪铁鹞站起身来，拉胡斐过去瞧瞧，两人走到隔房，一掀门帘，胡斐眼光一扫，只见房中聚着十来个武官，围了一桌在赌牌九。这十来个人，倒有一大半是扮过拦劫飞马镖局的大盗。





众人见他突然到来，嘈成一片的房中刹时寂静无声。胡斐抱拳作个四方揖，汪铁鹞便把众人一一介绍给胡斐。





那个姓聂的侍卫道：“胡大哥，你来下注吧。”胡斐生性极爱结交朋友，对做官的虽无好感，但见这一伙人对自己极是尊重，说声：“二妹，拿银子来。”便坐下了。众武官见他闭口不提旧事，便也各自凝神赌博了。





賭到天色將晚，各人落注也漸漸加大。忽見門帘掀處，走進兩個人來。眾武官立時直起身子。汪鐵鸞叫聲“大師哥，二師哥。”忙替胡斐介紹，原來是鷹爪雁行門的周鐵鶴、曾鐵鷗到了。

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这两人一到，周铁鹤便坐下做庄，这时，众武官落注更大了，胡斐手气极旺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已赢了三四千两银子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七九





周铁鹤输红了眼，从怀中摸出个封袋来，道：“胡兄弟，我跟你赌一副牌，若是我赢，便赢了你这银子；若是你赢，你便把这个拿去。”胡斐也不问这封袋里是什么，说声“赌了！”便把面前的银子如数推了出去。





众武官都为胡斐的不凡气概所动。各人拿了牌，胡斐笑道：“周大爷，我可赢了你啦！”众人一看，原来他打的是八八关，顿时连声喝彩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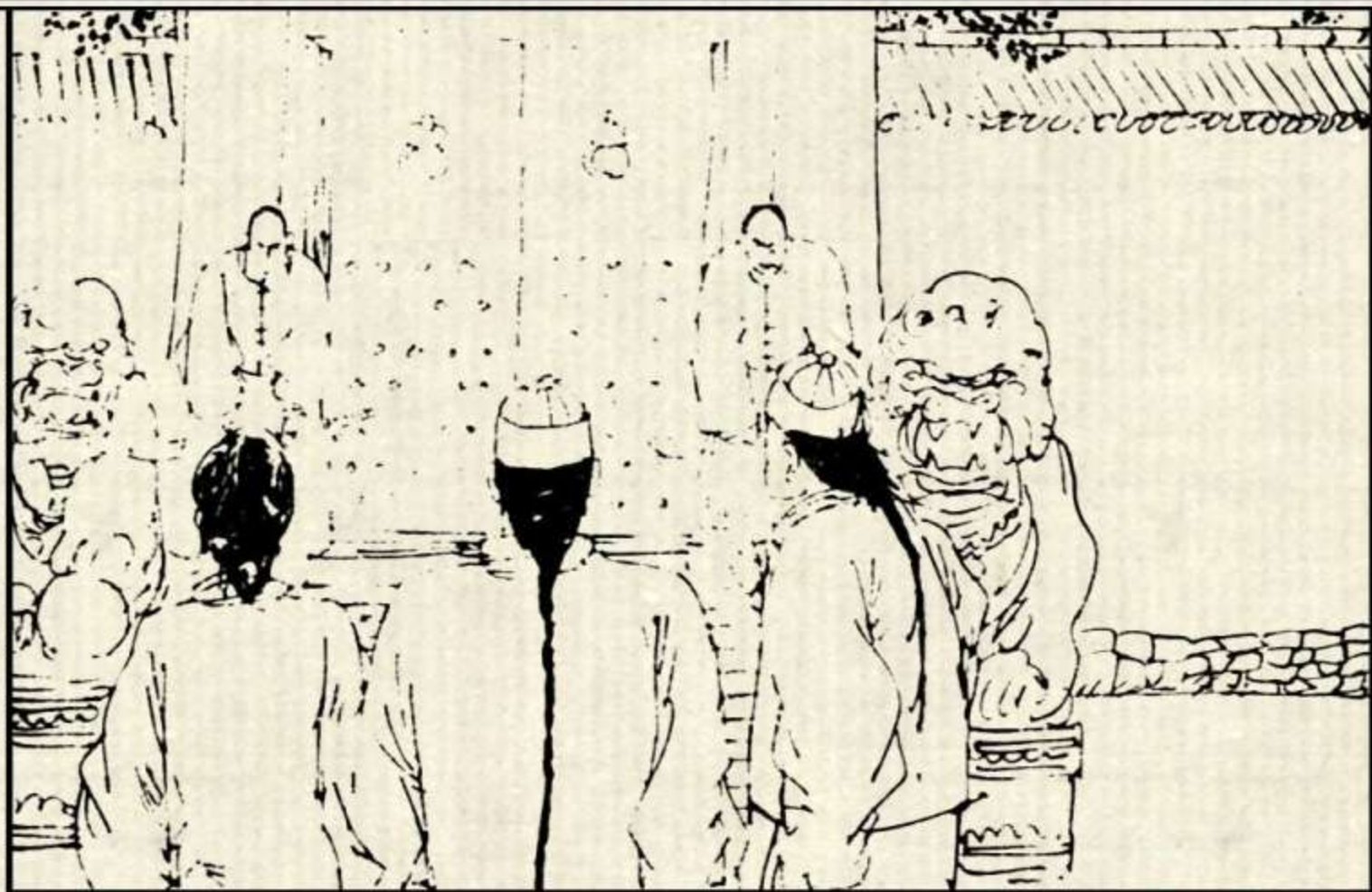
周铁鹤从封袋中抽出张黄纸来，道：“这是我今儿在宣武门内买的一所宅子，也不算大，不过四亩来地。”胡斐见是一张屋契，便连连推辞。





周铁鹤将屋契推到胡斐身前，道：“胡兄弟，你若不收，便是损了我的赌品啦！”胡斐也真豪爽，笑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做兄弟的却之不恭，待收拾好了，请各位去大赌一场。”众人轰然答应，各自分手。





第二日一早，那宅子的管家便來客店請胡斐過去。胡、陳隨管家到寅武門內一看，只見那宅子朱漆大門，黃銅門釘，青石踏階，着實齊整。





进了大门，四厅、花园，陈设考究，程灵素对胡斐说：“大哥，这宅子怕二万两银子也不止。想必总有人在喜欢你，接二连三地送你大礼。”胡斐听了也甚觉蹊跷，道：“今晚再赌一场，把这宅子输出去。”





胡斐自幼闯荡江湖，奇诡怪异之事见闻不少，但今日这种事却从没听说过。酒饭已罢，胡斐将锦簿和文据等一并交给那商人，说声：“你且收着。”便和程灵素到书房休息。





众人到齐，便开怀畅饮。忽地闯进一个黑人汉来，指着周铁鹤粗声道：“周大哥，咱把这宅子卖给你一万二千两银子，可是冲着朋友半送半卖的，想不到你却转送了别人。这个亏我可吃不起！”





周铁鹤听得火起，一下将他推出了门。胡斐赶紧相劝：“既是卖便宜了，兄弟再补些银子便是。”周铁鹤则要那大汉向胡斐敬酒赔礼。胡斐道：“既是周大哥的朋友，便请他一同来喝一杯吧！”





周铁鹤道：“这莽夫太不象活，我们全派他不是，胡大哥大量，务请不要介怀。”说着，领着众武官一齐向胡斐作揖。这一番过于郑重的赔礼又弄得胡、程二人莫名其妙。





这时，只听周铁鹞哈哈笑道：“莽夫啊莽夫，你一路上做尽了手脚，现在胡大哥原谅你啦！快来敬胡大哥三杯酒。”话音刚落，传来一阵脚步声，走进来的竟是佛山镇上杀害钟阿四全家的五虎门掌门人凤天南。



# 金瓶志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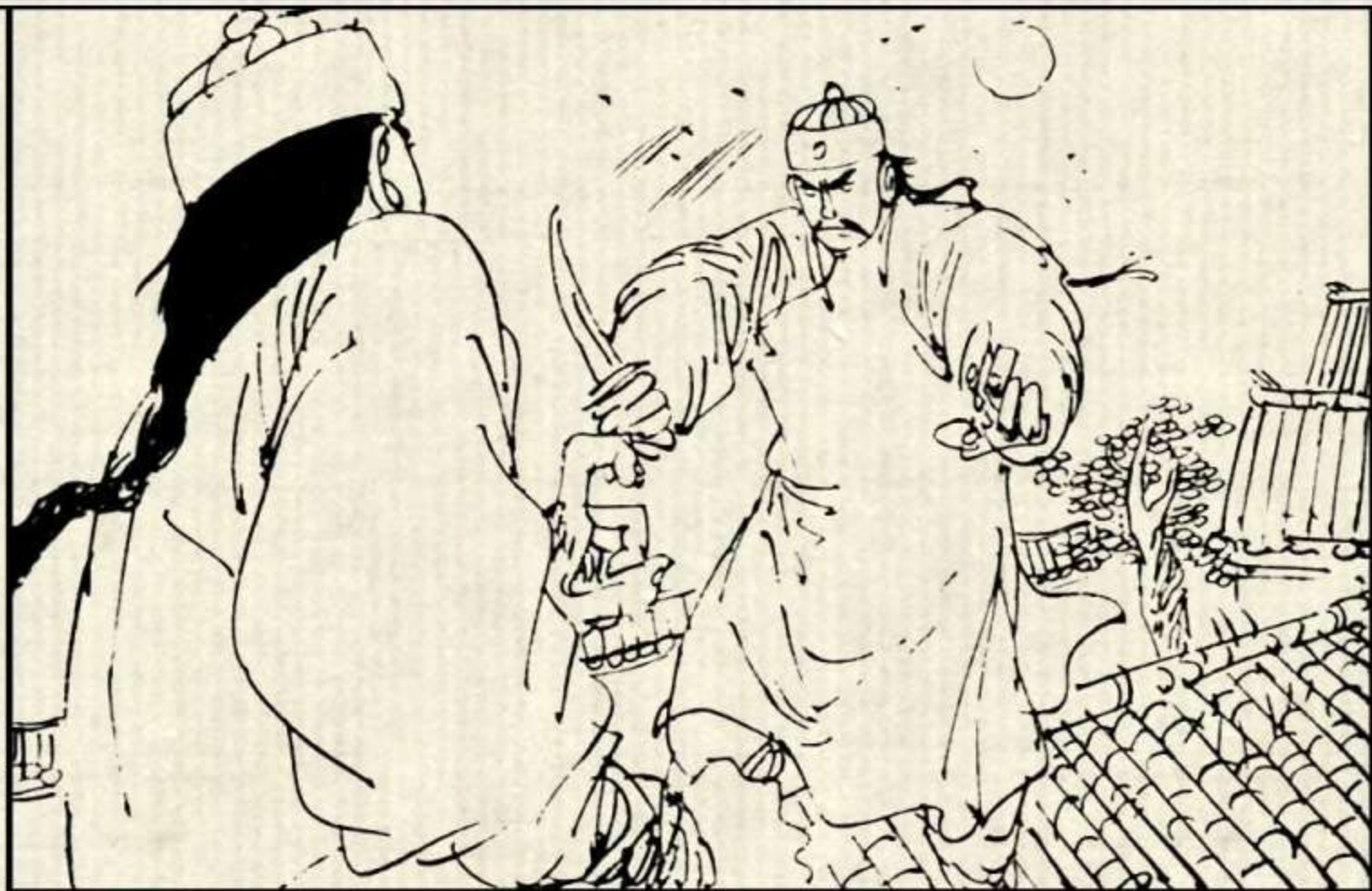


一见风天南，胡斐眼睛要迸出火来。此时，他心中已经雪亮。原来义堂镇赠庄院，一路上施酒菜以及昨日的豪赌，还不都是这家伙买通了别人设下的圈套。当下胡斐霍地站起，直向风贼奔去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九一





风天南知道胡斐厉害，转身便翻上墙头逃命，谁知刚在墙头站定，突见胡斐已站在身前，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，当即右腕一翻，用匕首向胡斐腹部刺去。





胡斐急起左腿，足尖踢中他手腕，匕首飞到了墙外。风天南出手也是狠辣异常，一匕首没刺中，左拳跟着出击。胡斐运起内劲一挡，把风天南从围墙上摔了下去。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胡斐紧跟着跃下，正好骑在他的肩头，双腿夹住了他的头颈。凤天南呼吸闭塞，闭目待死。胡斐叫道：“奸贼，今日叫你恶贯满盈！”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九四





胡斐提起手掌，正要往他天灵盖拍落，突觉背后金刀掠风。胡斐手掌不及拍下，急忙侧头，避开了后面刺来的一刀。那人身手矫捷，一刺不中，立时分刺胡斐两肋。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胡斐转不过身来，只得纵身离开了凤天南肩头，向前一扑，回身一看，只见来人手持匕首，紫衫青巾，正是那途中遇过的紫衣女郎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九六



金瓶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胡斐怒道：“紫衣姑娘，干么总是跟我为难？”紫衣女郎道：“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我也恨他得紧。”胡斐被她说得莫名其妙，当下也不答话，便和她动起手来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〇九七





打到僻静无人处，紫衣女郎说声“停”，向胡斐拱手道：“胡大哥，再过四日，便是中秋，福大帅选定那日想让天下掌门人互相残杀，咱们还是到那个会中去搅他个落花流水吧！”说罢，宛尔一笑，飘然走了。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胡斐深夜回到客店，和正在店门口等候的程灵素一起走到房间，正待说话，忽听有人敲门，胡斐开门一看，来者不是别人，却是那个爱剑如命的聂武官。

浙江少兒

〇九九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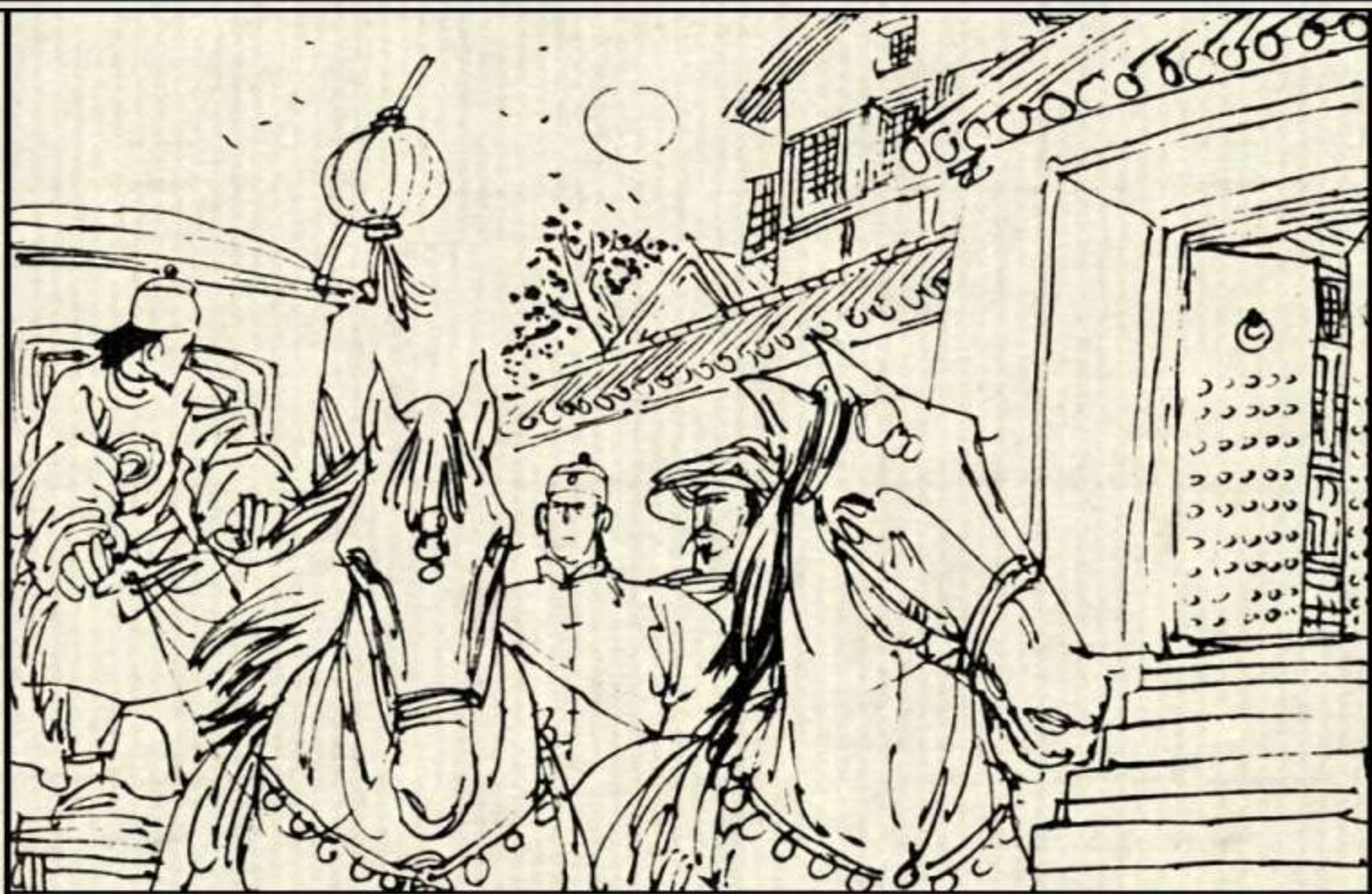


两人相见礼毕。那聂武官道：“胡大哥，你的一位旧友命小弟前来，请大驾过去一谈。”胡斐奇道：“我的旧友？那是谁啊？”聂武官道：“大哥见面自知。”胡斐也不再问，叮嘱了程灵素，跟着走了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一〇〇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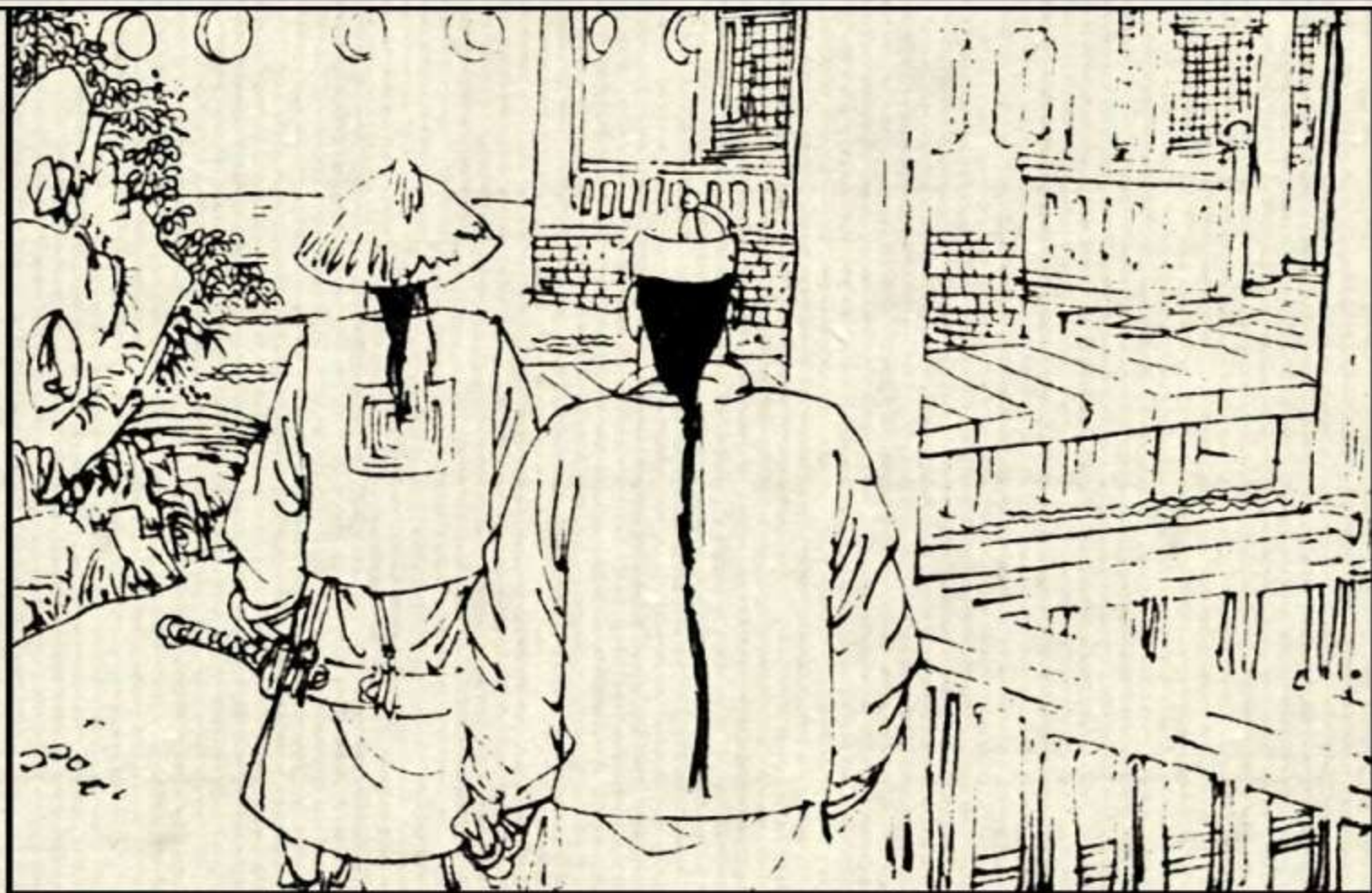
两人出了大门，见门口停着一辆华贵马车。聂武官请胡斐上车，两人刚坐好，车夫鞭子一扬，两匹骏马便放足疾奔。





京城之中，宵間本來不許行車馳馬，但夜巡兵丁見到馬車前的燈籠，都側身讓路。  
胡斐想：莫不是又是風天南施的甚么鬼計？這次再叫我撞上，非斃了他不可。





约莫行了半个时辰，马车在一堵大白粉墙前停住。聂武官先跳下车，引胡斐走进一道小门，沿着一条石径，走进一座花园。这园子规模好大，花木繁盛，亭阁、回廊、假山、池沼，一处接着一处，使人观之不尽。



# 金瓶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转过一座石障，过了一座木桥，来到一座水阁，只见阁中点着两支红烛，桌上摆着茶碗细点，各种陈设，精致雅洁，满眼富贵之气。胡斐正在惊疑，忽听背后有细碎脚步声，胡斐转身一看，一时呆了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一〇四





原来来人竟是马春花！只见她身穿淡绿纱衫，含笑而立。胡斐恍然大悟，才知道自己来到了福康安府上。只见马春花上前道了万福，道：“听说胡兄弟到了北京，好生想念，急着要见见你。”说着，亲手奉送茶点。





胡斐见她发边插着一朵小白绒花，算是给徐铮戴孝，神色间却是喜溢眉梢，便淡淡地道：“其实都是小弟多事。”正说间，两个仆妇带着两个小孩进来。马春花忙叫他们向胡斐磕头。



金瓶志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正在这时，忽听得阁外一个男人的说话声。马春花脸色大变，向门边的一座屏风指了指。胡斐知是福康安来了，只得到屏风后隐身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一〇七





马春花道：“康哥，你怎么不去陪伴夫人？”福康安道：“皇上召见，商议军务，到这时方退。”马春花道：“康哥，我给你引见一个人，这人你也曾见过，只是想必早已忘了。”接着高声叫道：“胡兄弟，你来见过福大帅。”





胡斐只得走了出来，向福康安一揖。福康安万料不到屏风后面竟藏了个男人，大吃一惊。马春花笑道：“这兄弟姓胡名斐，年纪虽轻，却是武功卓绝。我这次来京，这位胡兄弟帮了大忙，你得重重酬谢他啊！”



金蕭志俠連環畫



福康安这才定下神来，向胡斐一挥手道：“你先出去，日后我当有重谢。”语气之间，微现不悦。





胡斐憋了一肚子气，转身便出。走近荷花池，碰到相候的聂武官，当下两人从原路出去。忽听有人快步追来，叫道：“胡大爷，请留步。”





胡斐愕然停步，只見四名武官，當先一人捧着一只錦盒，道：“馬姑娘有几件禮物贈給胡大爺。”胡斐正沒好氣，說道：“小人無功不受祿。”說着，轉身便走。





那武官神色甚是焦急，一步抢上道：“聂大哥，你便劝劝胡大爷，他若不肯受，马姑娘定要怪罪小人。”聂武官接过锦盒，只觉盒子甚是沉重，想必是贵重之物，便也劝胡斐收下。





胡斐想：你们这么硬要我收，那我便收一件去周济穷人吧。于是伸手揭开盖子，只见一块红缎包着一块四四方方的东西。胡斐觉着奇怪，便去解那缎子的结。





谁知刚解开一个结，突然间盒盖一弹，拍的一响，又猛地合拢。原来盒盖两边竟是两把利刃，中间藏着极精巧极强力的机关。盒内的锦缎一解，便露出锋利的刃口，将他双手牢牢挟住。霎时间，胡斐剧痛彻骨。





盒盖越收越紧，胡斐忙气运双腕力抗。四个武官见他中计，立刻拔出匕首，两前两后，抵在他的前胸后背，喝道：“快走！”





聂武官惊得呆了，忙道：“胡大哥是马姑娘请来的客人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那领头的武官道：“福大帅有令，捕拿刁徒胡斐。”聂武官一听，急得满头大汗。





聂武官见胡斐手腕上鲜血迸流，心想：胡大哥便是犯了弥天大罪，也不能以此卑鄙手段对付。突然伸手抓住钢盒，手指插入盒缝，用力一扳，盒盖张开，胡斐双手一缩，方得自由。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这时，那为首的武官一匕首刺了过去。聂武官由于双手在钢盒之中，无法闪避，“啊”的一声惨呼，立时毙命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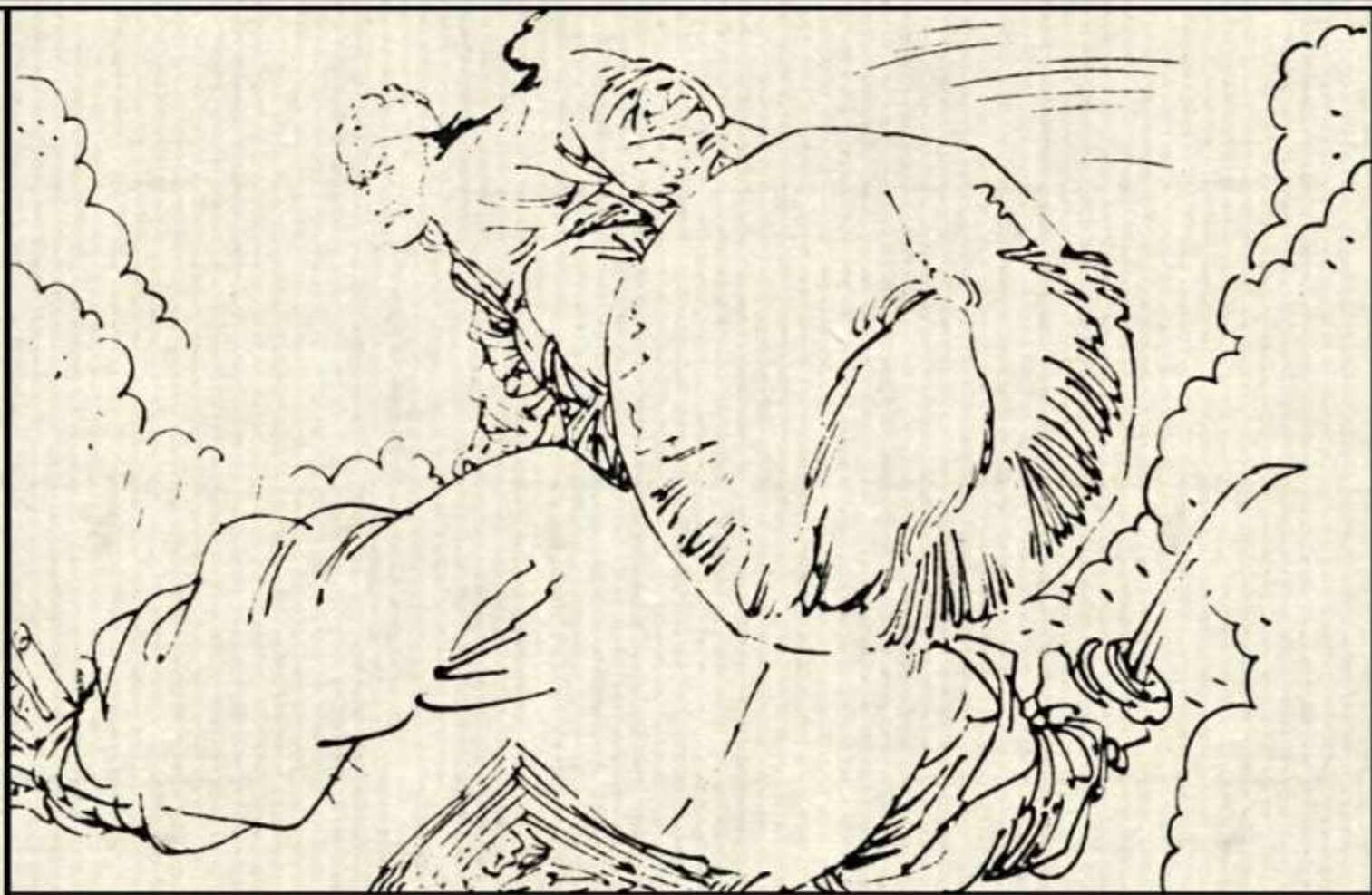
一一九





便在这一瞬间，胡斐吐一口气，胸背间顿时缩入数寸，纵身跃起。这时，三柄匕首直划下来，两柄落空，另一柄却在他右腿上划了一道血痕。胡斐恼怒异常，双足齐飞，右足尖和左足跟已将两名武官踢毙。





那为首的武官不等胡斐落地，一招“荆轲献图”，径向胡斐小腹上刺来。胡斐左足自后翻上，腾的一下，把那人踢得一命呜呼，落入荷池。





另一名武官见势不好，拔腿便逃。胡斐纵身过去夹颈将他提到假山背后，低声喝道：“福康安何以要拿我？”那武官吓得捣蒜般磕头求饶：“福大帅疑你与马姑娘有私情。”胡斐点了他的哑穴，将他丢在假山中间。





胡斐將聶武官的屍體藏到假山窟里，跪下拜了四拜，又將其餘兩具屍體踢在草叢之中，然後拎起一把匕首，壓着滿腔怒火，便往水閣而來。





将到水阁的桥边，只见两盏灯笼前导，八名卫士引着福康安过来。胡斐心中虽怒，行事却不莽撞，躲到了一株石笋背后，只听福康安道：“这深更半夜的，老太太还来叫我……”





胡斐跟着他穿庭绕廊，见他走进一间青松环绕的屋子。胡斐见众侍卫守在门口，便绕到屋后，钻进树丛，悄悄走到北边透出灯光的窗下。



金瓶志俠連環畫

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胡斐透过松针从窗纱望进屋去，只见屋内居中坐着两个三十来岁的贵妇，下首坐着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妇，福康安坐在西首席上。

浙江少兒

一二六





原来，福康安是当今皇上的私生子，坐着的贵妇便是福康安的两个公主嫂嫂，那老妇便是福康安的娘。只听一贵妇道：“听说你在外边有了两个孩子，过几天，父皇都想见见哩。”





一会儿，便有奶妈抱了那对双生儿进来。众人见这对孩儿长得和福康安一模一样，都十分欢喜。那老妇将一把镶满宝玉的金壶，递给了丫环道：“拿这壶参汤去赏马姑娘，告诉她，两个孩子今晚和我作伴。”



金瓶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丫环捧着金壶出去了。福康安神色大变，道：“娘，你为甚么容不得她？”那老妇道：“那还用问，这女子是汉人，又有武功，你怎么能和她共居？你命人将她厚葬，也算是尽了一番心意。”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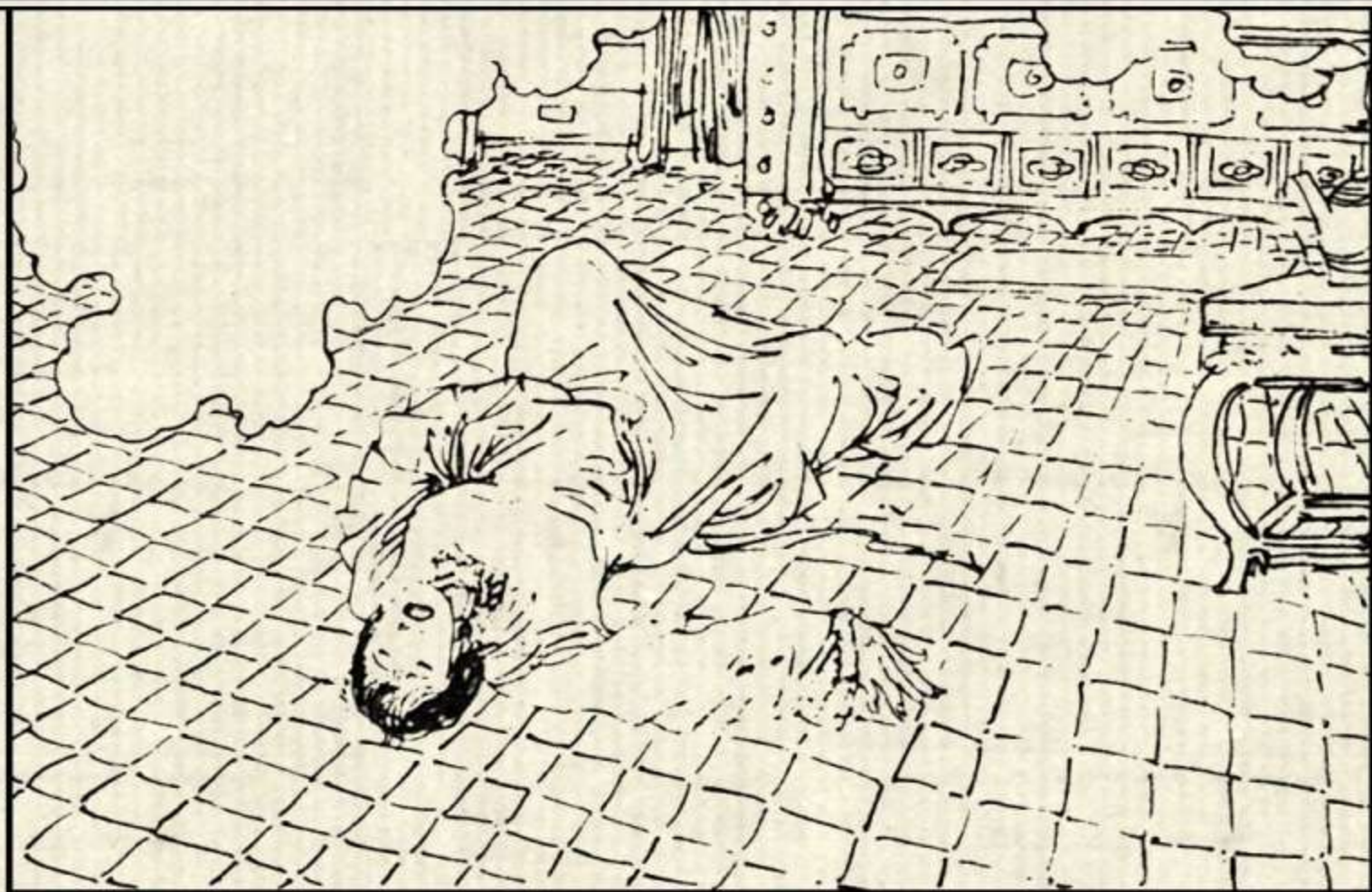
一二九





胡斐听了大惊，决定连夜救马姑娘出府。他从原路回向水阁，见水阁之前多了四名卫士，便绕到阁后，轻身一纵，跃过了水阁外面的一片池水。





胡斐寻着灯光，凑眼从门缝中一望，不由得呆了：只见马春花披头散发，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。眼侍她的丫环仆妇却一个也不在身边。



金瓶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胡斐叫声不好，急忙跳窗而入，俯身看时，只见她气喘甚急，脸色铁青，眼睛通红。马春花见到胡斐，指了指茶几上的金壶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一三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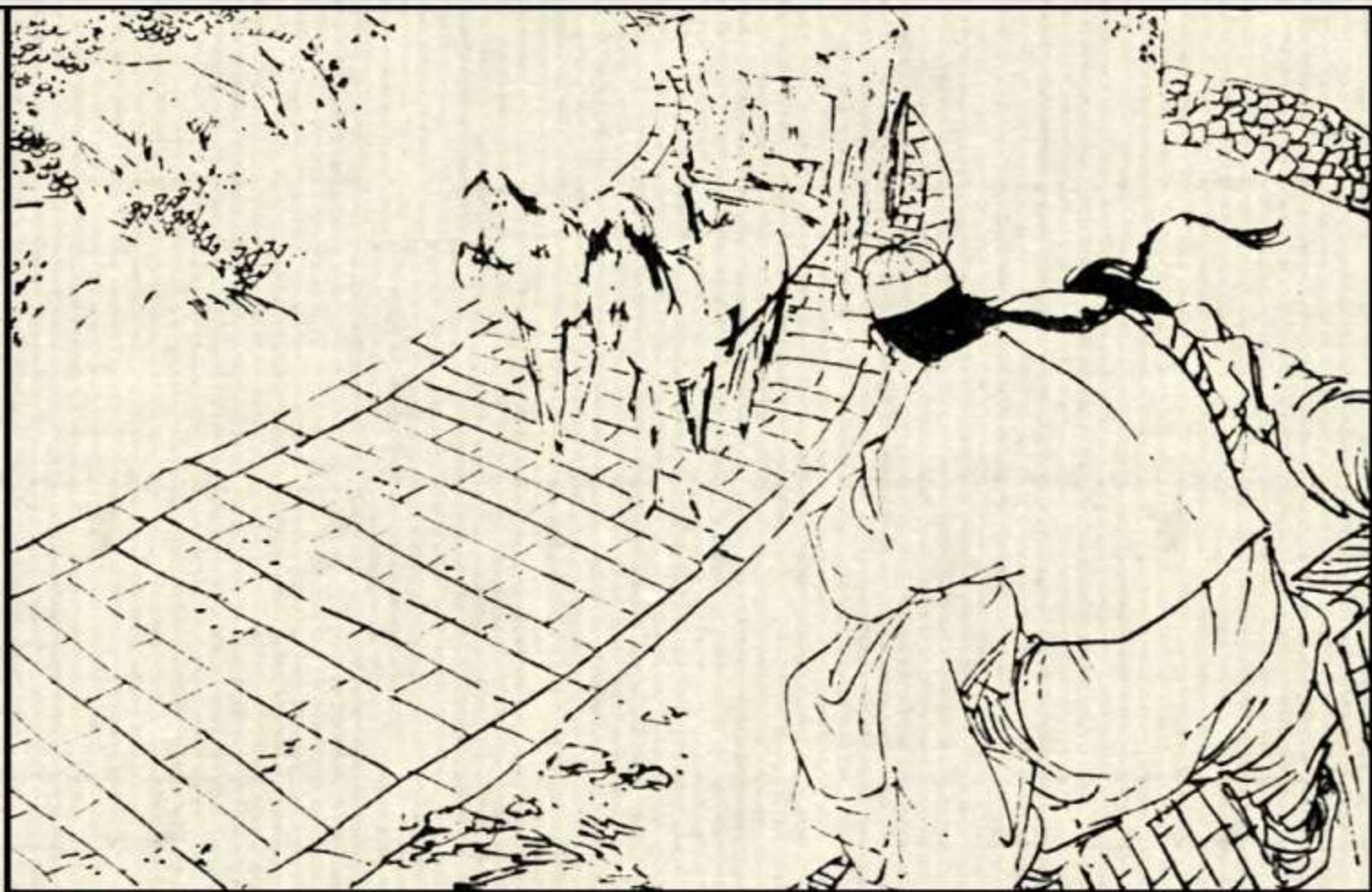
胡斐揭起一块椅披，将那金壶包了，揣在怀中，抱起马春花，轻轻从窗中跳了出去。





胡斐抱着马春花向前疾奔，背后两人急追而来。胡斐猛地收住脚步，那两人没料到会有这一着，一冲便过了他身前。胡斐窜起半空，双腿齐飞，将这两人踢毙。





胡斐这么一闹，踪迹全露，只听府中“抓刺客”的传呼声此起彼落。胡斐当下认明途径，顺着鹅卵石的花径，直奔小门，翻过粉墙，见那辆马车仍候在门外。





那车夫听到府中吵嚷，又见胡斐抱着一人，神色有异，待要问个明白。胡斐“砰”的一掌，将他从座位上击了下来，捏起缰绳，赶马便跑。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胡斐催马急驰，奔出里许，听得背后蹄声急促，二十余骑举着火把、快马追来。胡斐情急智生，当下捏落金壶上的宝石数颗，右手连扬，宝石一颗颗飞出，众卫士纷纷落马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一三七





胡斐挥鞭连催，驰到一条岔道口，住所在东，他将马车赶着向西，转过一个弯，立刻回身抱起马春花，连抽数鞭，身子纵身跃起，伏在一间屋子顶上。





众人见马车向西直驰，便追了下去。待众人走远，胡斐这才从屋顶回入店中。刚走到住房门口，只听程灵素道：“大哥，你回来了。”胡斐一步抢入，关上房门，道：“马姑娘中了毒，快给瞧瞧。”





程灵素点上蜡烛，见马春花脸上全无血色，问道：“中的甚么毒？”胡斐从怀中取出金壶，程灵素嗅了几下，道：“好厉害的毒。得找个清静的密室，用金针刺她十三处穴道，或许有救。”说罢，取出两颗药丸，先给她服下。



# 金瓶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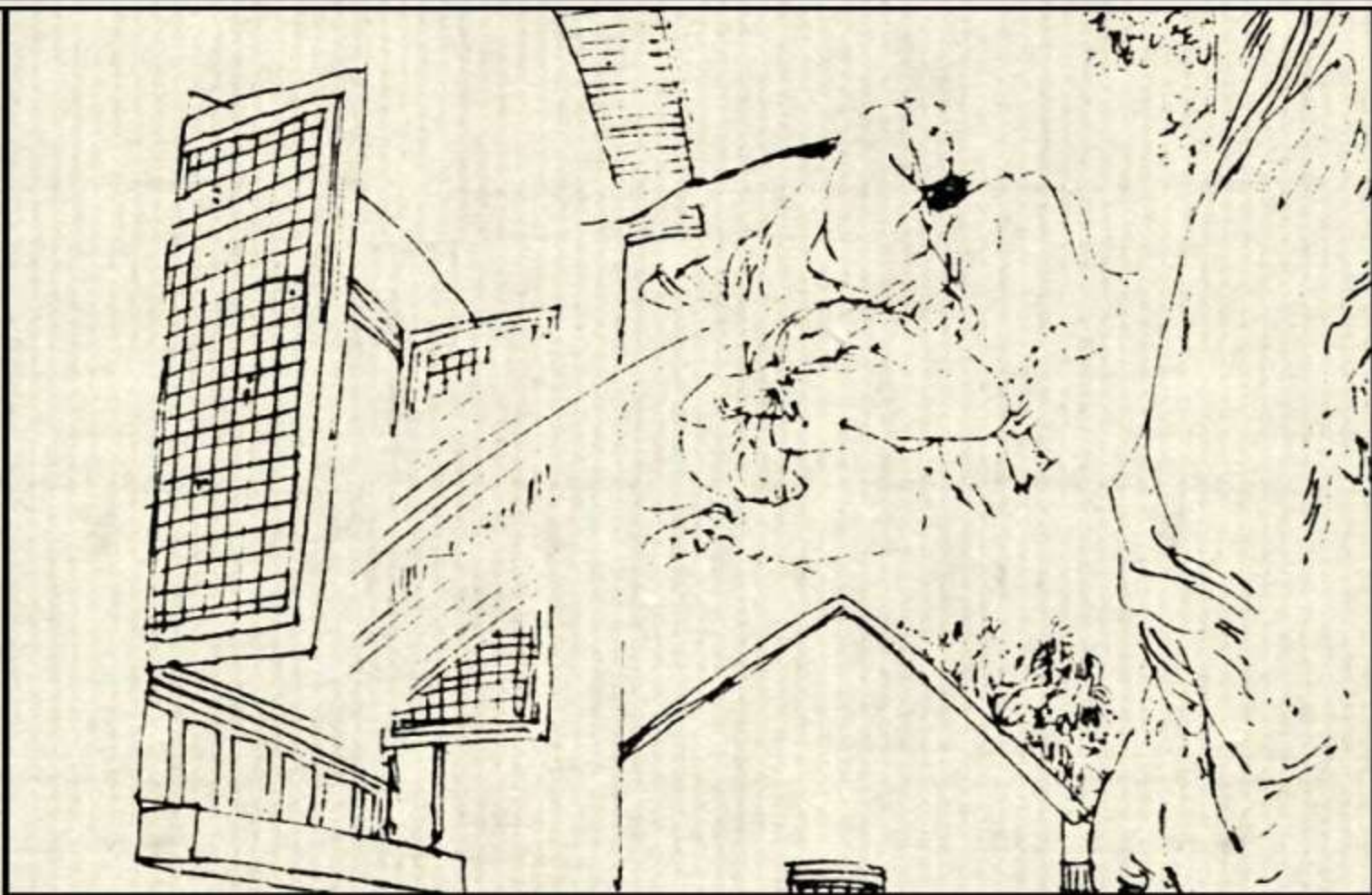


正在这时，忽听马蹄声自远而近，奔到了店外。胡斐抽出单刀，欲出去厮杀一场，程灵素道：“京师之中，动不得蛮。”说着，叫胡斐将屋中的桌椅都叠了起来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一四一





胡斐疊好桌椅，程靈素指着窗外的大樹道：“你帶馬姑娘上樹。”胡斐依言，還刀入鞘，抱着馬春花，從窗口縱身躍上大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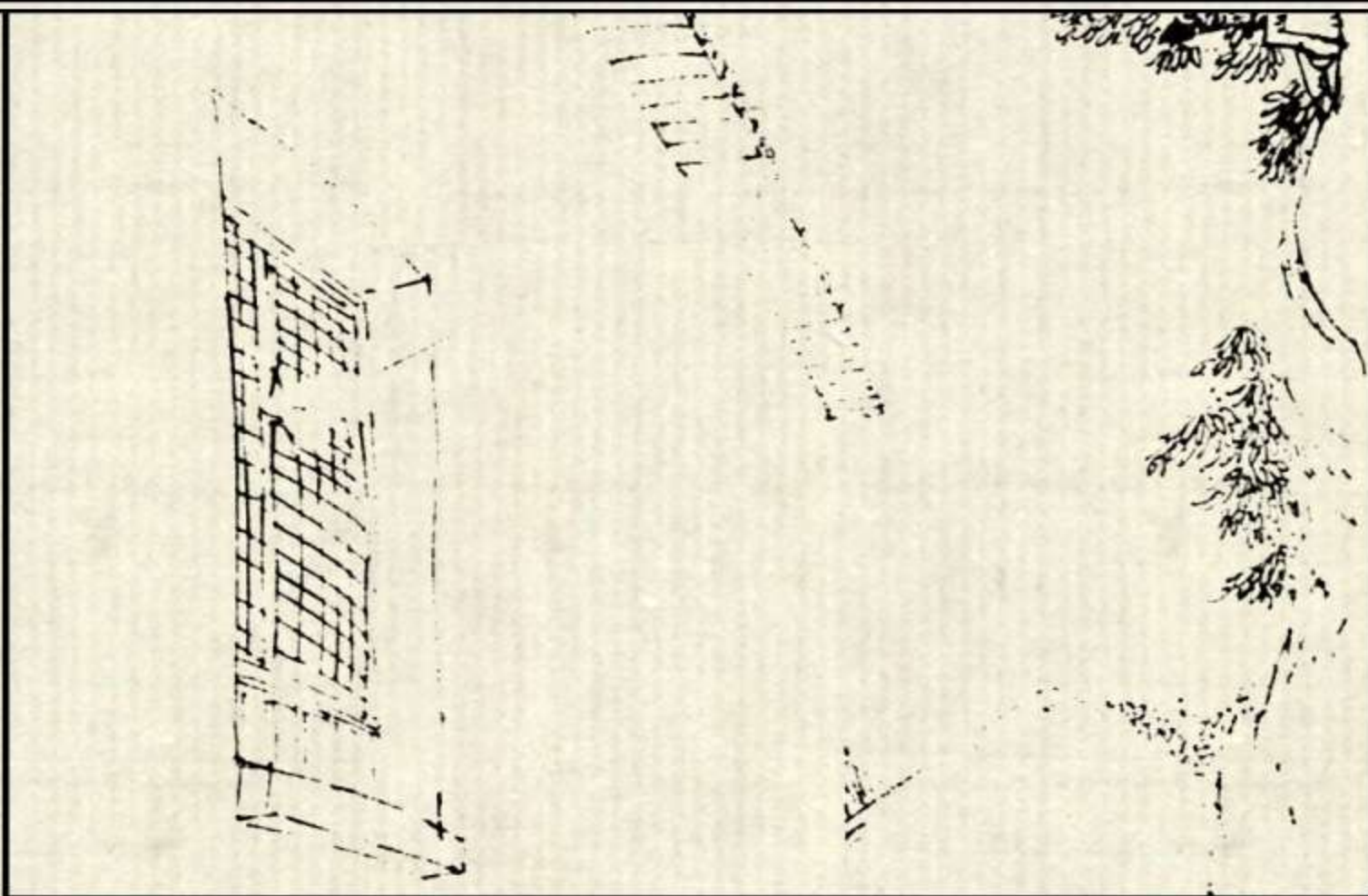


胡斐刚将马春花藏在树叶掩映的暗处，几名卫士已吆喝着走近。程灵素吹熄烛火，另外点上一支蜡烛，关上窗子，这才带上门走出，在地上拾了一块石头，跃上树干。



金瓶梅詞話卷之四十四

浙江少兒



飛狐外傳之四龍潭虎穴

众卫士知道胡斐厉害，当下三个一群，四个一伙地搜来，程灵素将石块递给胡斐，低声道：“将桌椅打下来。”胡斐手扬石入，那桌椅堆成的高台顿时倒塌。

一四四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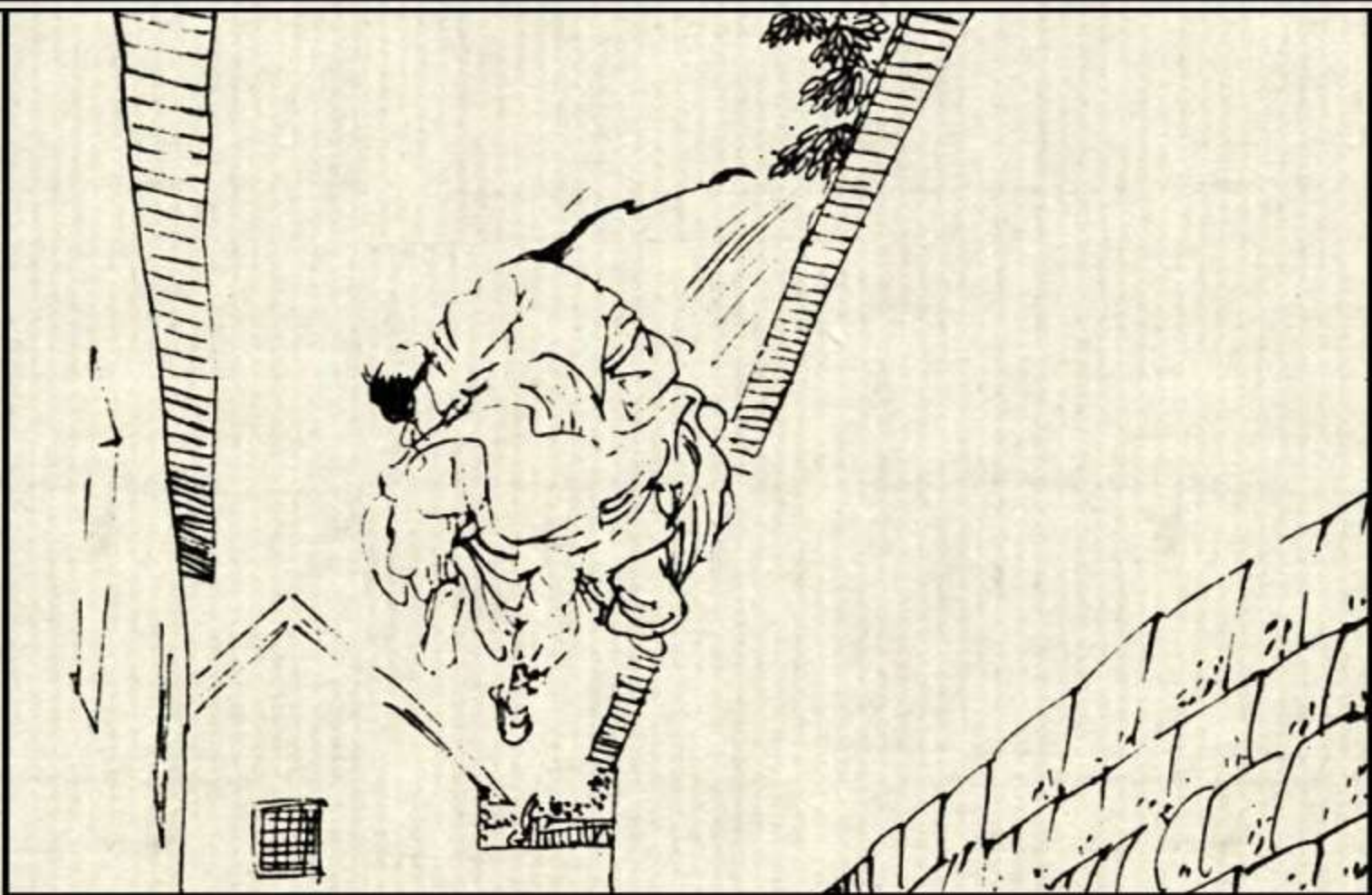


众卫士大叫：“在这里！”仗着人多，争先恐后地一拥而入，却不见半个人影。正惊愕间，突然头晕目眩，一齐摔倒。胡斐笑道：“毒手药王的弟子，真奇功也！”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一四五





程灵素悄步入屋，吹灭烛火，将蜡烛收入怀中。胡斐背起马春花，越墙而去。





只转出一个胡同，只见前后街头灯笼火把耀如白昼。一队队官兵正在巡查，惊得胡斐叫苦不迭。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飛狐外傳之四龍潭虎穴

胡斐見前后有敵，無路可退，向程靈素打個手勢，縱身越牆，翻進了旁邊一所大宅子。

浙江少兒

一四八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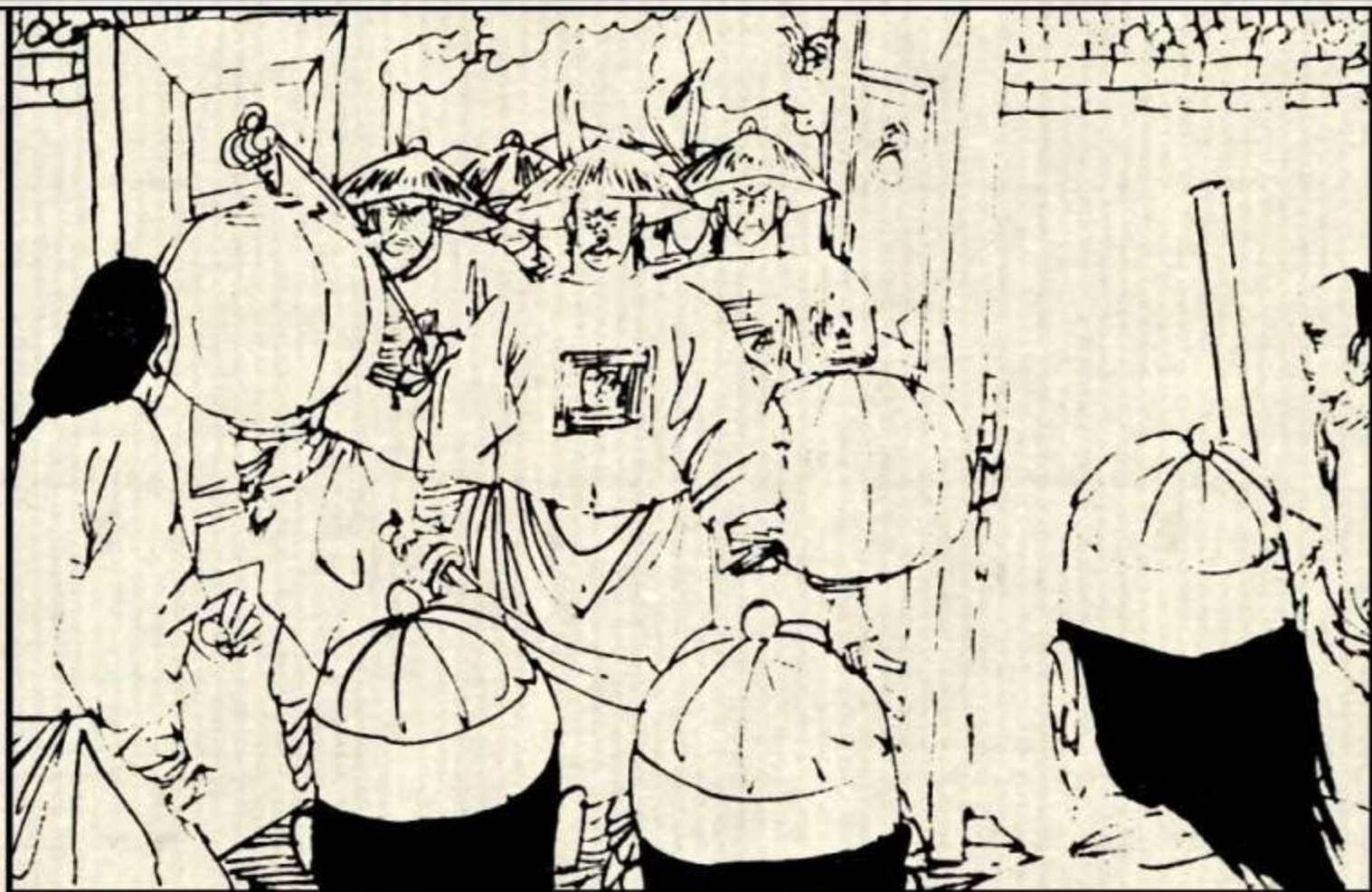
落脚处甚觉柔软，原来是一片草地。眼前灯光明亮，人头济济。两人大吃一惊，正欲翻出，听得墙外脚步声响，正走投无路，忽见左边有座假山，假山前花丛遮掩，胡斐大喜，背着马春花躲到了假山后。





程灵素跟着过来，向灯光处一指，胡斐抬头看去，见空旷处搭了一个大戏台，台下一排排地坐满了人，只见台上两人拳来掌去，仔细一看，才知台上不是演戏，而是在比武。





正在台上打得难解难分，台下喝彩不绝的当儿，猛听得后门上响起了擂鼓般的敲门声。众人一惊，有人便去开门，忽地涌进来一队手提灯笼的官兵。





领头的武官查问了几句，听说是西岳华拳门在此推举掌门人以准备参加福大帅举行的比武会，顿时变得十分客气，但还是提着灯笼，到各人脸上照看一遍，又在园子前后左右巡查。





胡、程二人缩在假山之中，眼见那灯笼渐渐照近，胡斐右手握刀，正准备出击，突见一个身穿淡红衫子的少妇跳到台上，说声：“高云向各位前辈讨教。”只几个回合，便将一个汉子打下台去。





那武官瞧得呆了，哪还想到再去搜查刺客？这时，又一个壮汉跃上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便和高云交手。这次却是高云失足，给那壮汉推得摔个筋斗。那武官看得摇头叹息，率领众官兵出门又搜查去了。





程灵素见官兵出门，松了口气，但见台上一个上，一个下，不知要闹到什么时候。仔细瞧了一番，胡斐道：“等我去夺了那西岳华拳掌门人，你便在这里给马姑娘打针用药。”程灵素一听大喜。





胡斐刚走到台旁，却见一人抢先跳了上去，胡斐心里惦着马姑娘性命，多耽一刻，她便多一刻危险，当下跟着纵起，半空中抓住那汉子的背心，顺手一挥，将那大汉扔了下去，刚好令他坐进一张空椅之中。





这一突如其来的武功，台下众人无不惊奇。胡斐向台上那人一抱拳，说道：“弟子程灵胡，请师兄指教。”那人见胡斐这些声势，心下先自怯了。胡斐只一个回合，那人便被推将下去。





这时，一个姓蔡的老者朗声问道：“还有哪位愿和程师哥比过的，便请上台。”连问三人，无人应声。台下众人齐声欢呼，恭喜程灵胡荣任西岳华拳门的掌门人。





胡斐走到台口，道：“各位辛苦了一晚，请各自回去休息。明日晚间，咱们再商大计。”众人闻言，纷纷起身离去。胡斐跟着姓蔡的老者，进了内室。程灵素扶了马春花混在人群之中，跟了进去。





这座宅子是华拳中一位居官的旗人所有。胡斐既为掌门，主人对他招待得自是十分殷勤。程灵素将马春花平卧床上，取出金针，替她打在十三处穴道上。





胡斐见马春花有救，在程灵素的催促下，回房休息。一觉醒来，已到午后。胡斐心里惦记着马春花的病情，便到程灵素房中问候。





胡斐一掀门帘，便听得马春花低声叫道：“我孩子呢？我要瞧瞧孩子……”再看程灵素，也是双眉紧蹙，摇头叹息，告道：“她要是见不着孩子，心头一郁结，怕是没有救了。”





胡斐彷徨无计，待到天色将暗，沾上一把胡子，信步走上大街，不知不觉间便来到福康安府附近，只见十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防卫十分严密。





胡斐不敢多耽，心中闷闷不乐，见有一座酒楼，便上楼独自小酌。刚喝得两杯，忽听得隔房中一人大呼小叫，胡斐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将要去当班的侍卫催着店伴上茶。





胡斐心念一动，揭过门帘，快步走进邻房，叫道：“大哥，多日不见，今日小弟作东。”掏出十两银子向店伴一抛，道：“有拿手的酒菜，尽管拿来。”





那店伴见胡斐出手豪阔，顿时十分恭谨，不久酒菜陆续送到。那侍卫翻着眼珠，怎么也想不起他是谁，又不便相问。胡斐却谈笑风生，一个一个地说着众侍卫的名字。





三杯酒下肚，胡斐道：“大哥，小弟今晚要进福康安府一趟，想借用一下你的衣服如何？”那侍卫一听大惊，霍地站起，正要相斗，胡斐的筷子飞出，点中他胸口的两个大穴。





那侍卫身子一软，倒在椅上。店伴听得声音，过来察看。胡斐道：“这位总爷喝醉了。”店伴道：“隔壁有个空房，可进去歇歇。”





胡斐把侍衛扶進房里，將自己的衣服和他換了，避過店伴的目光，走出酒樓，大搖大擺地進了福康安府。





进了花园，胡斐已识得路径，他想早些下手，当下加快脚步，向福康安母亲的住所走去。正在这时，前面有两名卫士悄悄巡了过来，一人喝道：“来人报名！”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胡斐一愣，知道事已败露，便上前两步，低声道：“我是胡斐！”那人惊得呆了，一时手足无措。胡斐伸指一戳，点中了他的穴道，左手手肘一撞，又打中了另一个人的穴道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一七一





胡斐见那住所门口站着七八个卫士，心想若是硬闯，未必能得手，便提着个被点了穴的卫士，绕道走到屋侧，掌一送，那身躯飞了出去，砰的一声，撞在窗格上面。胡斐叫道：“抓刺客，拿住他！”





众卫士一涌而上。胡斐则乘隙冲进房去。只见太夫人一手拉住一个啼哭的孩子，胡斐道：“有刺客！小人保护太夫人和两个公子爷出去。”太夫人一见生人，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胡斐恨她心肠毒辣，抢上一步，反手便是一掌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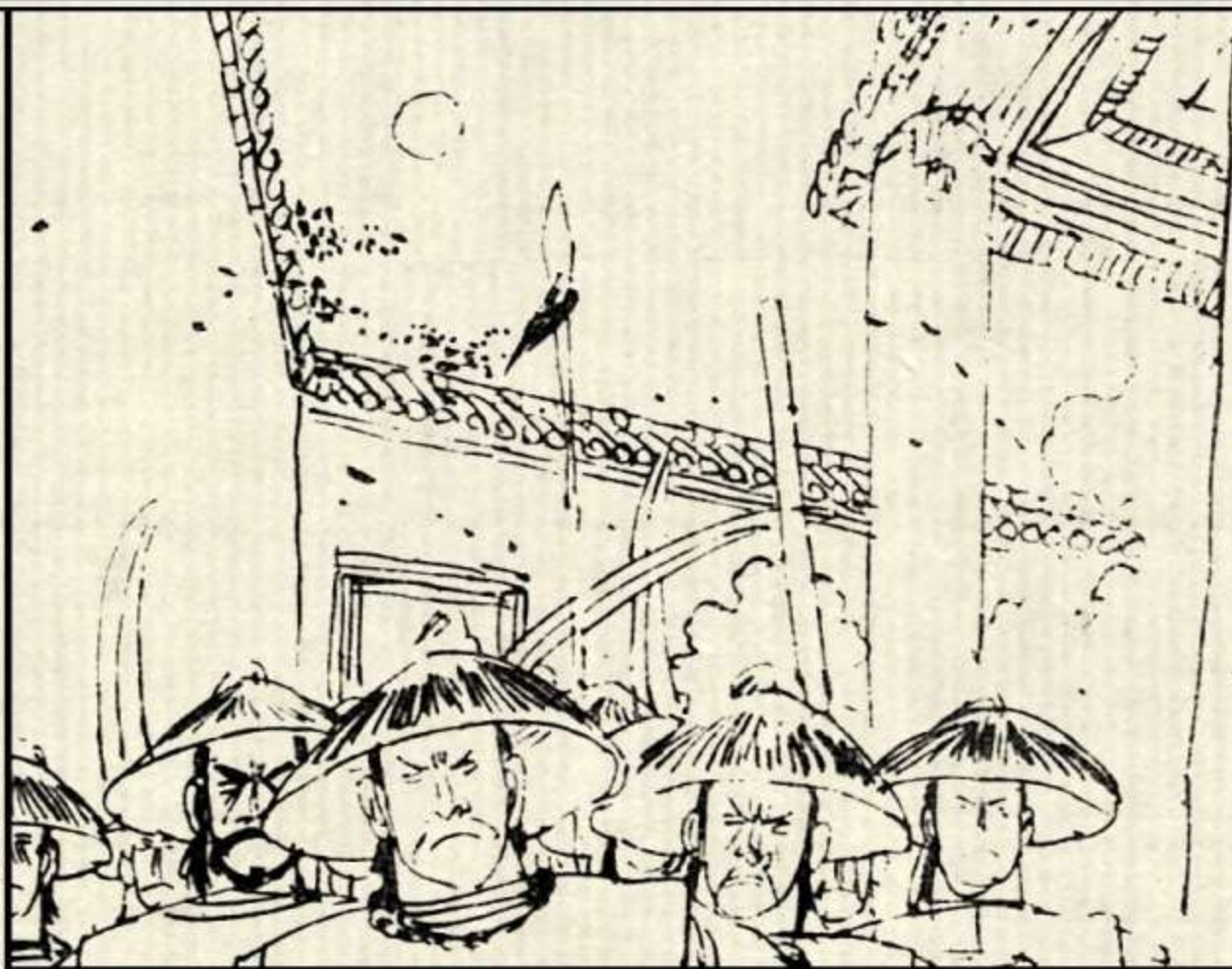
胡斐俯身对两个孩子道：“我带你们去见妈妈！”两个孩子顿时笑逐颜开，一齐伸出小手，抱住了胡斐。正在这时，已有两名卫士奔进屋来。





胡斐右手抓住太夫人衣领，喝道：“太夫人在我掌握之中，你们上来，大家一齐都死！”说着抢步便往外闯。





众侍卫投鼠忌器，眼睁睁地见胡斐一手抱着两个孩子，一手拉着太夫人往外奔，哪敢上前动手？只是连声呼哨，紧紧跟在他的身后。





胡斐疾趋后花园门，见众卫士越集越多。这时，周铁鹤疾奔而至，一刀搂头砍来。胡斐向旁一闪，将太夫人向他一推。





周铁鹤扶住太妇人，怕有个闪失，背在背上便走。胡斐一手抱了一个孩子，加快几步，翻墙而出，只见东西两面，都是黑压压的卫士。





胡斐抱了两个孩子，抢进了一条胡同。众侍卫大声吆喝着，自后赶来。





胡斐奔出胡同，转到一条横街，只见前面有辆骡车停在街心。胡斐一跃上车，叫道：“快赶，快赶！重重赏你银子！”只听鞭子拍的一响，骡子拉着车子便跑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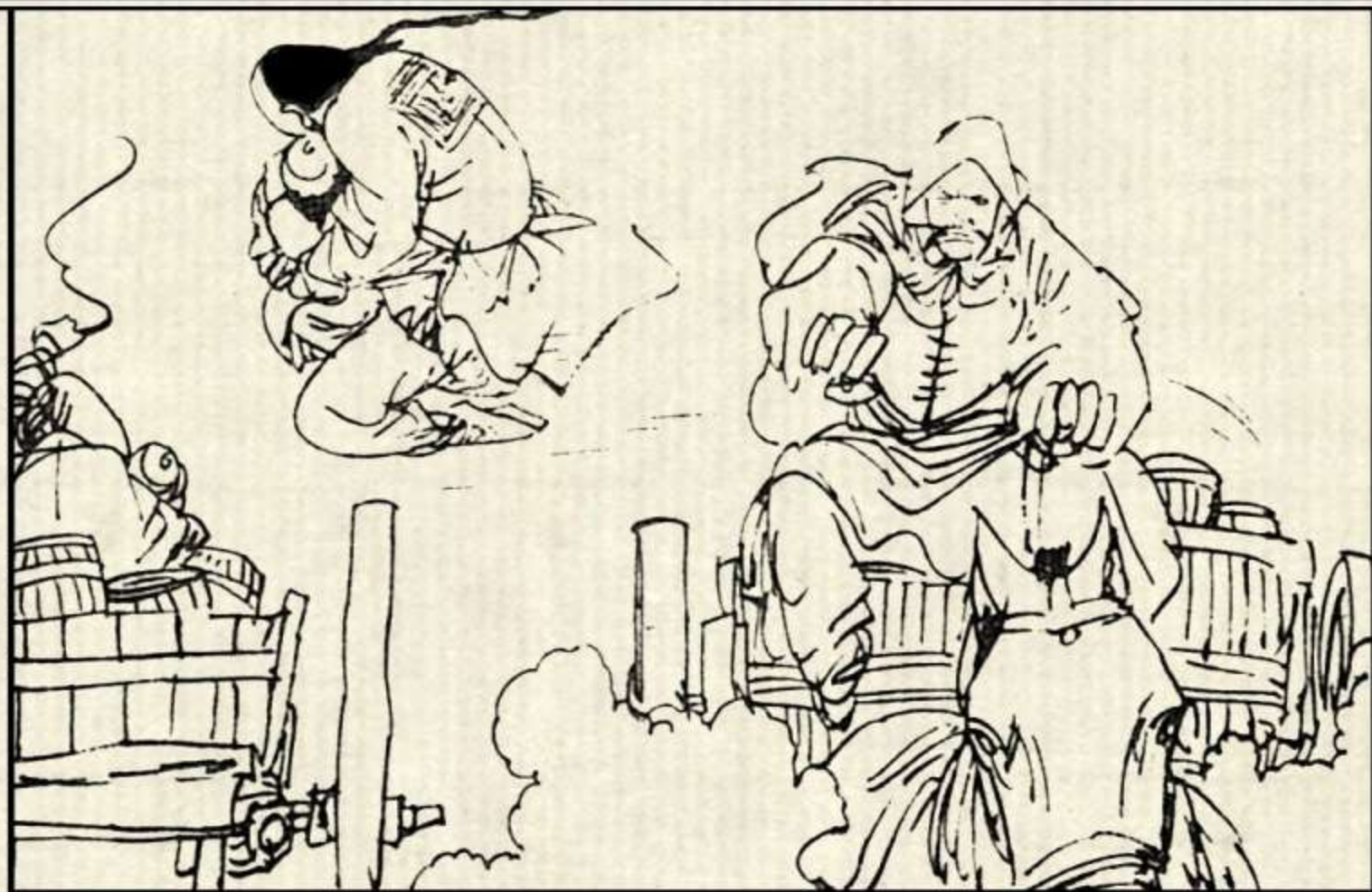
胡斐喘息稍定，只觉奇臭冲鼻，定睛一看，见车上除了两名车夫外装满了粪桶。回头望时，见众侍卫正大声喊着：“抓刺客！”随后赶来。





胡斐心念一动，提起一只粪桶，向后掷去，打倒了奔在最先的两名侍卫。其余见这两人大粪淋漓，这些刀山枪林吓不倒的勇士，却都怕尝这滋味，于是一齐停步。





那骡子向前疾跑，但过不多时，后面卫士又赶了上来。又驰到一个十字路口，只见街心又停着一辆粪车，待到靠近，只听车夫向胡斐喝道：“过去！”纵身一跃，坐上了另一辆粪车。胡斐抱着两个孩子也跟着跃过。

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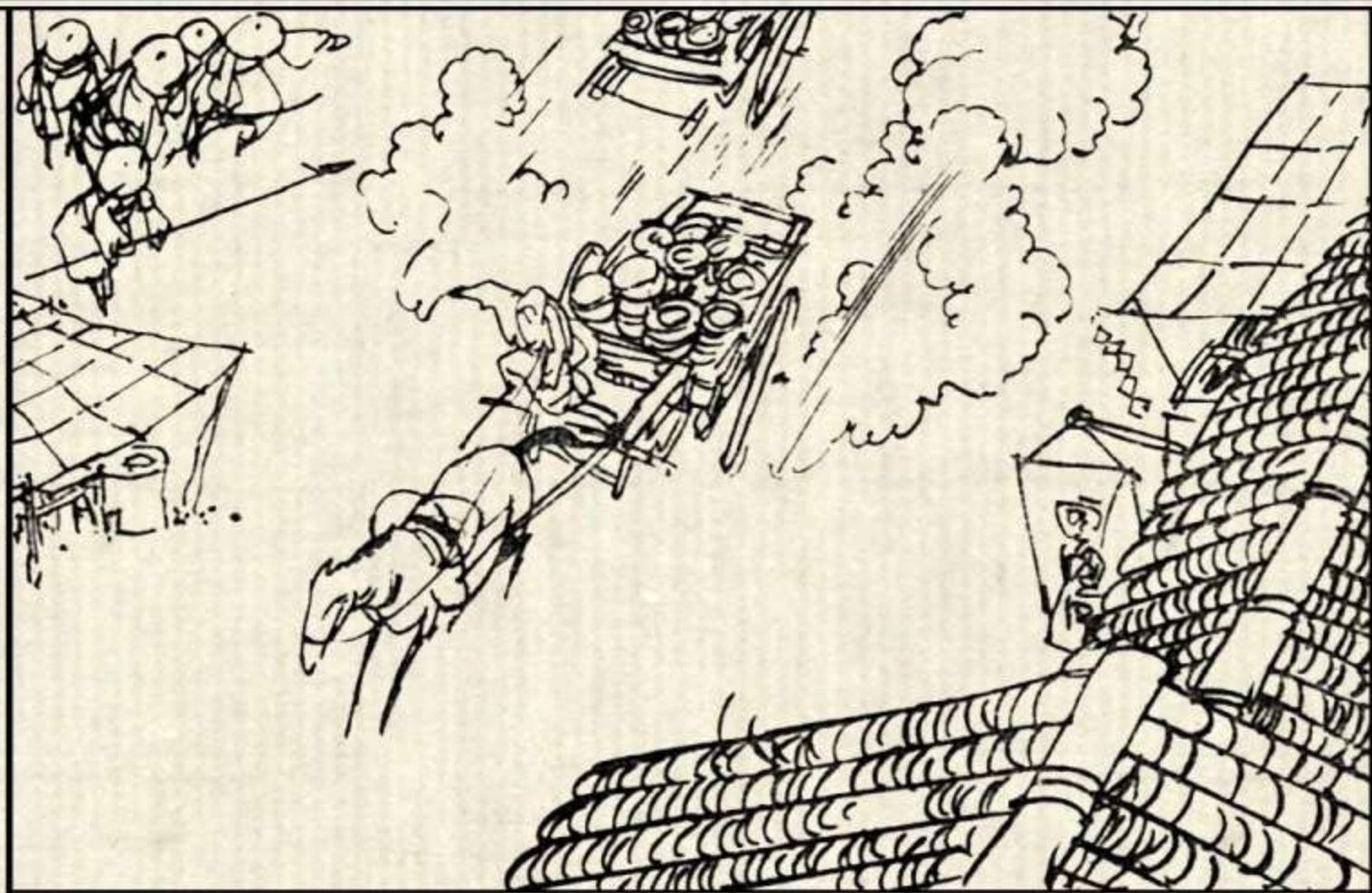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，两辆车子，一辆向东，一辆向西。待众侍卫赶到，却不知刺客在哪一辆车中，只好分兵两路，分头追赶。





胡斐听了刚才车夫的一声吆喝，已知道程灵素前来接应，喜道：“二妹，原来是你！”





说话之间，又到了一处岔道，只见街中心又停着一辆粪车。这次程灵素却不换车，只是唿哨一声，两辆粪车分向南北，同时奔到。众侍卫只得又分一半人北赶，一半人南赶。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北京城中街道有如棋盘，这样每到一处岔道，众卫士的人数便减少一半，到了后来，只有五六个稀稀拉拉地追在后面，而且也都奔得气喘吁吁了。

飞狐外传之四龙潭虎穴

一八七





待到后面只剩下两个人了，胡斐提起一只空粪桶，猛地掷出，卟的一声，正好套在一名侍卫头上。另一个见状，转身便逃。





这时，离昨晚居住之处，已经不远，胡斐打发了车夫，与程灵素一人抱了一个孩子越墙回到了住处。





马春花见到两个孩子，精神大振，一把搂在怀里。胡、程二人见了这般情景，也陪着抹开了眼泪。



## 龙潭虎穴（《飞狐外传》之四）

---

原著者：金庸

出版社：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改编者：江边

（杭州市武林路125号）

绘画者：冰麟 颜华 曾成华

发行者：浙江省新华书店

李滨 文广业 吴家声

印刷者：江西印刷公司

198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0001-1,000,000

开本：787×1092 1/64

印张：3

统一书号：R 8318·110

定价：0.46元

---